

中宗大王實錄

第九十二之三

0194749
1910



194249

昭和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九十二

十月乙丑朔夜狼星色青動搖○丙寅 御夕講侍講官李濬

臨文曰世道所以治所以亂者莫非人君之所為也古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人君為治之心即位之初無有不勤者至於臨

政日久春秋已晚則漸不如初而怠倦繼之唐太宗乃英明之

主也然終不如初故魏徵上十漸之疏我 成廟大有為之主

也羣臣有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語啓之者則 成廟曰此

言至當予當書諸枕屏而自警云臣又聞之 祖宗時特召文

士不時講經論難古今而或設酌至於夜分乃罷故其時羣臣

有懷必達誠意交孚至於世子及僚屬等亦有時引見講論訪

問治道此今時之所當省念也 上曰今者風俗薄惡子殺父

妻殺夫而朝廷之上每每軫念者在於邊方防禦之事而不及

於人倫風俗等事為治之道恐無本末也濬曰 上教至當自

上先正其本源則其餘治具無不畢張矣古云草上之風必偃

此雖是常談實是確論自 上若有志於移風易俗則亦何難

恭○丁卯

御書講○以全羅道觀察使

尹書狀

為頃縣令李至奉崇呈月

九月初十七日申時雷聲微動後朝水方漲風雨大作潮水往來陸才相連橋

及人家須更五壑予時西北方雷電大作潮水往來陸才相連橋

至為駭愕海潮汎溢人民及馬匹多數溺死李王拳為守宰則

所當登時救活而恬不動念不即救援至為非矣推考而改差

可也○已已以慶尚道節度使

書狀

清道居正兵李等以都

見此書狀武科初試都會于慶州時舉子李峯李儉等倡首作

羅而以為不為換道為不公云換道與否自有舊規而此人等三

百餘人呼嘯成羣七十餘人脫衣持杖如此頑風近古所無以

李公儉弓子折破事見之必以為不聽其言而如是作亂也今

若不推則無禁戢頑惡之意盡數推之則事又騷擾矣古云魯

從固治只推其為首者以示懲治之意言于兵曹○銜夕講○

庚午傳于政院曰常時外方則為儒者小故在京儒生至秋場

往赴外方者有之然今次慶州舉子等擾亂至此者前為賓貢

往赴外方者有之然今次慶州舉子等擾亂至此者前為賓貢

之故也近見各道榜目或有朝士得中者儒生則或因父兄任
所而往赴不足論也朝士亦或以父兄相見受由往赴矣若無
如此之故則是專為赴舉潛托私故而往赴也此等人問于禮
曹詳察而啓可也○傳于政院曰今年失農各道皆然前日京
畿黃海平安道則已遣御史摘奸他道亦有失農之處不可不
摘奸也即分遣趙士秀于咸鏡道宋麒壽于江原道李愛亮于
慶尚道宋世珩于全羅道崔演于忠清道○以忠清道觀察使
許書狀前司僕田鷹等以試官步射青帳任意進退故唱率無
磁書狀類舉子三十餘人作羅出去時搖身擊鼓或舞或歌似
為戰勝凱歌之狀凌辱試官下于政院曰頃者見慶尚道書狀
令所居各官搜捕推鞠事

舉子等脫衣持杖呼嘯成羣云此欲排官貢而為之也欲遣教
差官推鞠而但今年失農似為有弊故令其道只治其魁首耳
今見此書狀至為頑惡雖夷狄之風畏我鎮將而尚不敢如此
况此人等今日雖為舉子他日若出於仕路則皆為朝士也至
為驚駭不可以例事推之當遣教差官而嚴治也近來紀綱解
弛雖古云賈從罔治而若不推其黨則豈知其某也為首某也

為從乎至於論罪時則朝廷當斟酌為之可也○辛未御朝
講上曰忠清道慶尚道武科舉子等作羅前古所無此必不
中者真其罷榜至此作羅其風甚頑漸不可長故特遣敬差官
推鞠矣大司憲尚震曰武人等頑暴無識欲罷其榜敢為此大
羅也然鄉試試官例用私情而不公故舉子等徃徃懷憤而作
亂也先治舉子後又並推試官何如上曰舉子之作亂實由
於試官之失道所當推之也然罪試官而罷其榜則恐陷於術
中故初欲推試官而姑待舉子之畢推觀其招辭而推之未晚
也震曰今年失農尤甚而守令等專不恤民常時不為救荒之
備至於飢饉荐臻乃備草食此末也古人云三年耕餘一年之
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方今蓄積無幾公債之散在民間者虛
張其數故若少有凶歉則民必阻飢此乃由於侈用傷財而不
尚儉素之所致也且每遣御史摘奸其守令不法之事此固美
事也然其貪汚虐民者見罷宜矣其間雖或愛民之吏亦以
御史所捉而見罷非徒迎送有弊而已見罷未久旋即叙用又

無懲戒之意如此凶年發遣御史恐無益也檢討官權轍曰
武科舉子作羅事遣敬差官推鞫至當臣傳聞慶州官奴突入
衙內凌辱府尹吳云此事至為驚愕只令本道推之則必以為
尋常矣今下去敬差官并推此人何如 上曰此言至當震曰
吳準雖庸愚之人為一邑之主而官奴突入凌辱此頑暴之甚
者也常時以賤凌貴固不可也况以官奴而凌辱其邑宰乎今
敬差官推鞫則自知為重事也以賤人而打士族則全家徙邊
此律外之法棄而不用宜矣前者金謹思奴子有打傷生員李
友閔其時以為過甚而建白此法徒謹思奴子於邊地大明律
良賤相毆條其法不重此無他以中朝無士族也我國則貴賤
名分甚嚴如此之人不可不嚴治也 上曰全家徙邊之法古
無是律而頃者權奸所立故議于大臣而不用然當隨其罪之
輕重而上下也震曰常時雖不至大獄而笞杖之刑亦非小事
用刑之際所當慎也刑官等類多不知推鞫之道而欲以威力
制之自以為寧失於濫刑而不致意於謹刑臣意以為棠陰比

事折獄之事無不詳載請印出頒賜使之熟讀則折獄之際庶
有所補 上曰為刑官者以欽恤為心則不至於濫刑矣今之
刑官每遇推鞠之事期於得情而無致傷於杖下其間豈無冤
枉之事乎棠陰比事斯速印出而頒布中外使知決訟首尾則
庶無此弊也○壬申傳于政院曰礪城尉宋寅以覲親寅時寅為鐵原原
府下去江原道而監司鄭順朋食物題給時糲餅則不當給也此
無非出於民之膏血有旨時此等物勿題給事并下諭○
夜良方電光○癸酉傳于政院曰國家三年一大比而於京外
各設科場取之此野無遺賢之善意也如僻郡則有才者必少
故居京者托稱某事爭往赴試出榜則京師及他道之人多中
而本道之人少焉豈無所冤哉若不革此風則爭亂之風必不
止也今該曹節目磨鍊而嚴加禁防可也且薦禽鍊兵皆是國
家重事古之薦禽者例或打圍或講武若親幸則非徒有弊勢
不可頻數為之也予意以為薦禽不可闕也東西山惡獸興行
害民田穀則當命一將只率當番軍士田獵而勿令以留於外

則一以薦禽一以除民害似乎兩全此非欲為打圍而議之也

雖不為打圍而不欲廢薦禽之意也此意議于三公○傳于政

院曰勅書李清贇來皇帝諭朝鮮國王姓諱王以朕巡幸南楚遣人欽問起居無貢請方物朕用嘉納使人回持賜

玉龍衣一襲絲段絨錦各四匹用見朕獎辭綠當諭諸禮曾及

答之意王益萬忠貞光我藩服欽哉承文院○尹殷輔議大比鄉貢之數隨各道人才多少定有其額

載在國典故本道舉子如見他道儒生稱為賓貢擯斥之使不

得與試以至作亂者比比有之近日忠清慶尚等道鄉試武人

之作羅未必不由於此今該曹自令防禁節目磨鍊施行上教

允當洪彥稱議古來取人土斷之法嚴矣我國諸道開試取人法

不當與者混然至集土斷之法或廢不舉無賴不才之徒競羅置

亂亦或職斯而然雖守令子弟元非隨父兄兩歸者朝官亦臨

時預謀而歸者皆勿許赴且申明土斷之法以防囂亂之弊令

該曹磨鍊施行為當金克成議同殷輔議國家連因事故以廢

薦禽果為未安只以當番軍卒命一將不多日之內獵得以薦

似為無妨但今年大饑非徒軍卒不繼口糧為乏亦乏馬亦飢苦

若捉獸或不得趁時留日累多則恐人馬俱困弊至不貲彥弼議
太廟薦禽禮不可廢今年飢甚雖不可依舊例舉行別命差
捕獸一將又率能射士卒捉禽薦廟似為無妨克成議太
廟薦禽禮不可廢連因事故以廢不舉上心未安固宜矣但
今年饑荒太甚市中一布直米不過四五升軍馬數日之費亦
難措辦大為矜哀擇命一將略率當番軍士一日之內往獵
近山薦禽即止似為無妨至於數日經宿則恐或不可○日暈
○甲戌 御夕講侍讀官柳辰全曰今觀舟師之語舟師之功
於國家所關甚大聞李施愛背叛之時聞舟師入歸皆沮喪失
措云臣為江原道都事時見 祖宗朝所種松木在海邊者甚
多而或皆斬伐若用舟師則當以松木作戰艦又入舟師于此
道則當自江原而進此地松木當封植而勿伐也○憲府啓曰
盈德縣令朴光佐去四月間受由上來聞慶縣地路邊歇馬時
有十五餘騎馳過路上光佐從者曰縣令在此責令下馬騎馬
人等恃衆暴怒以木石亂打下人等被傷披靡後仍突前叱辱曰

何者為縣令乎又以石塊迫打光佐以鞍掩其頭鞍亦盡碎走
入石穴又追逐亂打其獐狎甚於強盜龍宮縣監黃士尋知其
為安東府人即移文本府捕捉報觀察使觀察使不推而放之云
其時觀察使則府當推考此事極為駭愕請令下去敬差官並
鞫痛治荅曰如啓○日暈○已亥傳曰鄭士龍適有病未得上
來天使書簡當下送于士龍處使之荅送可也且前日亦有在
外回奉之例地誌事天使非以意外言之丁寧求之不可不荅
其回荅之辭何以則可乎前者雖議論而尚未歸一遣史官問
于三公且自前聞之親耕而祭先農乃人君祈穀之先務明春
欲為之何如但親耕時浮文之事多矣如妓生儒生老人等歌
謠皆令不為事亦問以啓○三公回啓曰今年災變甚多而饑
荒為最大之災也下三道雖曰稍稔而全羅道谷海各官海水
汎濫禾穀之在田中者盡為浮出且鹹水浸入之田雖翌年亦
不得耕食此等之變古所無也臣等不知以何故而然也至為
未安加之以慶尚忠清等道有武人作羅之變前日雖有賓貢

之事未聞有如今時之甚者至為狹愕哉違京官嚴加推訊至
當矣但其數猥多魁首者則已其賫從者聞聲逃遁則不得已
推一族切隣然後可以捕捉一道之內必騷擾不寧矣此皆無
賴不逞者之所為可窮極推之則恐終有大弊也只治其為首者
而其隨從者則勿治事下書于敬差官慶尚道 鄭大年 忠清道 洪春卿為當全
羅道巨刹僧徒或至五六百名所居處一時皆毀之故僧人等
無所寄寓生理必艱而相聚為盜者必多恐有大弊也下三道
我國根本之地而道內皆有騷擾之事盜賊之變恐自此而馴
致也如此凶荒之時數多囚禁則非徒兩道騷然必多冤枉
之事矣且官職各有攸掌而後事有統攝也今典籍雖歇任而教
誨儒生之事不為輕矣六寺七監判事多未差出而外方郡守
府使牧使等若闕則銓曹難於擬望臣等未知何以如此也水興
府使非重任也累適而不得其人恐其罷職者多故如此其
乏人也外方守令等為御史所提者若如貪污不法者罷之宜也
三以官廳所有之物罷之未便大抵守令一應所用之物皆藏

諸官廳故推之則或有無罪者焉不特此也賢能之吏反多見
罷而繼歸者多不如前人徒煩迎送之弊而已若無先罷後推
之法則庶有所伸矣此法未便事前亦累啓而尚遵不改耳用
人事該曹當為之而臣等如此啓之者今之乏人近古所無故
敢啓且祭先農事自古凶年之後必有祈穀之事今適失農明
春祈穀至為當矣若除歌謠等事則弊何有焉天使書簡答通
則士龍上來事每每下書而得病不來此雖不可盡信然士龍
若無病則豈退在兩答通乎地誌刻本之答尤不可不知朝議
而在彼為之也謝恩使即惟善發行日尚遠今若更下書則必刻
日上來矣傳曰啓意知道先農祭事上下意皆同故不須更議
而為之也其餘事則猶未盡備今欲引見而下問也○上御思
政殿引見領議政尹殷輔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金克成殷輔
曰地誌事當以無有答之矣我國乃彈丸之地凡郡邑歷歷可
數矣本無地誌以此之則雖以為托辭而必不強請矣上
曰若以此答之則必不強請矣然令士龍速上來而回答可

也彥弼曰士龍之事至為遲緩必以為不得於時論故如是耳
自 上命台則當即馳來不宜托疾退坐刻日上來事更下書
為當且近來浮費之事頗多雖有災變不可專責天時 祖宗
朝豈無災變之時乎凡事務為撙節而不為浮費而已不聞有
責天時者也○丙子傳于政院曰今見龔天使用神用所為之事實
非偶然而可謂有信人也徃其家而問安則不可也若於闕庭
或於館所來到則殿下承大人記問多謝之意言之可也言于
鄭惟善○丁丑憲府啓曰掌苑申守涇婢子銀伊稱名人與其
夫同生弟有千相奸事府中風聞捕捉銀伊即逃切隣一族等
皆言匿在王家故秀涇事知奴子萬千捉致推問後府羅將一
時還發送使即捉來則秀涇非徒不出銀伊萬千亦奪不許
府發羅將使捉也奴則秀涇言寧捉我身本無他奴云其驕元
不有法司如此府方推之事甚駭愕請速罷職答曰所啓當矣
但申秀涇非其身犯以其婢子之事而如此見其言勢必羅將
等不得捉致而如是言之耳只聞羅將之言而罷職何如府方

推之則當知其情實矣推之後見其誠谷而處之尚未晚也○
以韓胤昌為禮曹叅判李賢輔刑曹叅判○戊寅命名三公及
禮曹堂上傳曰皇帝之待我國非偶然也太監與翰林傳勅時
李清跪受於左順門太監入而還出曰當賜酒飯云勅辭亦曰
益篤忠誠云賜物非但段子也又有龍衣一襲皇恩罔極小國
之事大當盡赤心而已况如此乎自古君賜之服即着之而拜
謝乃禮也受勅後入幕次而即着行拜禮於闕牌之前何如且
人君之職莫大於用人治亂安危亦係於人之賢否故古云人
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又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士大夫於
君前俯伏進退而已豈能知其人之賢否乎 祖宗朝有親政
之例故予即位以後倣此而數三為之但銓曹注擬無異於外
庭其時或有論曰若親政則自上題名人物論可否於銓曹而
用之或曰自上何以盡知人物乎不無後弊云予意亦以為常
時政事則不可親為也或大都目或用大臣之政則親政何妨
或五六品以上則論人之可否於銓曹而差之不須備望也但

自上雖論可否而其人之物論有無未可知也故親政之後亦有彼物論而見適者此豈有妨於親政乎且賞罰人主之大柄在於上而不在於下故人君固無相避之事然人君豈無親踈乎如四五寸踈族則不可計兄弟子壻或至親或姻婭則或有其罪或被某論自上不避獨斷之際雖欲公反必有誤裁不免後世之論予意以為或有某罪被某論則當議諸朝廷大臣而處之可也尹殷輔洪彥弼金克成金龜齡議歷考先前欽賜勅書即位之初命服外未嘗有龍衣特賜之時此曠古異數迎勅禮後加於 聖體別謝恩 上教允當但未知已製造與否及長短廣狹耳大抵用人得失實係國家治亂所當親政以加難慎但在庭之臣賢能與否豈能逃於 聖鑑乎雖五六品官亦有職關重者或與銓曹擬差或出特除臨時裁處似當凡賞罰之柄在於人主雖至親時或干憲考據法律參稽八議斟酌情罪而處斷得中則寧有議之者乎以此人君古無避嫌之事凡擬罪之際事係難斷則已矣外是而必先議大臣則是權移於下

不可開端

祖宗成憲之外不可預出新例○答曰知道○御夕講

特進官潘碩枰曰近來人心巧詐詞訟之間不法之事頗多凡奴

婢田宅等買賣已久者詐稱盜賣而自作元隻佯為勝負以收今

時之價欲分其利此所以詞訟不止也頃者成世英輪對所啓

乃救世之權策也府中欲以此意為公事也然若特命舉行

則奸濫之風庶乎息矣上曰此言至當然若施行則恐其為

新例而亦有弊也然當問於大臣而處之○三公議啓曰凡奴

婢田宅之價視前日十倍故奸濫之徒買賣已久者或稱盜賣

或稱未分陰為符比自作元隻陽為勝負謀收今價以分其利

以此奸偽日滋訴牒雲委弊不可救依輪對辭緣別令舉

行以杜奸濫之源何如答曰知道○憲府啓曰成均館司成

金伯醇前為水原郡守時多有所失且經逾未久遽陞三品至

為未便請改正掌苑申秀涇驕元不有法司甚為駭愕姑

先罷職請勿留難答曰皆如啓○夜月暈白氣自辰地貫暈白

氣又自東方至西方布天暫時化為雲而滅○己卯江原道衙

史宋麒壽啓日臣今月初十日初昏時到江陵

封置案上而因忙未得開見而公債斗量時有一小童攫取

而去又以別封代置鄉校摘奸時其別封又被偷傳日其文書

內必有不法之事故如是隱匿其情狀至為綱繆且御史捉之

則當即見之而不即開見付諸下人致令闕失甚為虛疎并令

推考○庚辰憲府啓日江陵府使文張季判官李續祖不法文書續

史處現捉下人攫取換置他書此近所未聞御史宋麟欲推下

人而拾之則皆散走不現此有關於朝廷紀綱尤為駭愕嶺東

失農二邑兩倅同時並適似為騷擾然既奉傳旨推考罪終不

免請先罷且三公兄及攫取人等令其道都事韓窮推痛治史

臣曰當是時紀綱解弛恬不為怪御史宋麒壽殊非庸流末官

承王命摘奸致有此變而不能嚴治其亦淙於習俗所致也

季文以文官所為類如是故有識者鄙之終不得顯用○政院以

泉站所獵大鹿三頭入啓傳日即命史官薦于宗廟○辛巳

御朝講掌令權續日臣受由往慶尚道時聞之聞慶縣地產水

晶云故分定於民間而督納民甚苦之大抵寶物之產古雖有之今或不產雖實有之禁民私取而官自取之可也分定民間則弊亦大矣 上曰此必工曹公事矣但各官水晶產處只令採取可也不必分定於民間此無乃守令所為乎纘曰此非守令所為之事也特進官尹熙平曰內禁衛皆是殿前軍士而皆往打圍城內一空臣意未安當此之時若有不虞之變則都下一空將何為之如此太平之時萬無如此之慮然國家不虞之備不可不慮也今後分番抄送而使常留都下則恐或可也○傳于政院曰朝經巡尹熙平啓曰打圍時禁軍盡數發送故留直者少而都下虛疎云此乃老熟之人故其言如是大抵薦禽則不得已多用軍人如或告其處有惡獸而即發軍則其中奸偽不可知也禁軍不可定送也此意言于兵曹○兵曹判書梁淵啓曰臣為本職今已十七朔凡都試所為之事頗多而臣未能詳察又多有所誤之事必是久任怠忽之所致今日適有所政事請 命適臣職傳曰兵曹非如他司之比不可以少有所

失而適之勿辭○傳于政院曰掌令所啓聞慶等官分定水晶于民間云近來國家無別求水晶之事但慮工曹或為之也工曹雖或不為而疑必守令等侵漁百姓而泛濫如是此事當問于工曹然其所謂等官者指何郡而言耶問于掌令以啓○掌令權續啓曰其郡邑數則不知也但聞之間慶任內加恩縣產水晶事工人知之而言于工曹故工曹定其箇數分定民間前者二度為之而民之逃散者頗多云請依金鐵例自本官封閉臨時採用而勿定於民間則弊亦少祛矣○憲府啓曰常時接見大臣時之事非下吏所得知兩司必通問于注書而聞之其例已以前日大臣所啓御史處被捉守令貪污不法外勿用先罷後推事自 上未嘗 命捧承傳而注書李士弼答臣等之簡以為大臣所啓捧承傳可也云其記事失實據此可知所關非輕請適差答曰如啓○尹殷輔洪彥弼金克成議忠清道武科試官果若顯有不公之迹則不可偏治舉子並鞫試官為當

明於朝講啓曰開舉子元竹壽兵使彭祖之子也兵使之子不當肩試於本道所行浦僉使安宗元本無弓力者六兩箭僅期

方迎逢之人久留於京亦不無其弊過限人負輒啓治罪且各道不產之物工曹已減之矣諸道守令所犯恐有如聞慶之侵民者有此等守令即時馳啓且各道蠲減之法守令等專不奉行收納如舊民不知國家之有惠政雖知有所蠲減其勢無所告訴其弊不異另加摘啓○傳于政院曰予觀古事 祖宗朝優待親功臣不如凡臣例也 太祖 世祖朝特待勲臣既非一端廢朝 宗社幾危而再安靖國之功固非偶然近因災變不得頻數勲宴勲臣等或被竄於外或以任在外或死亡相繼生存者幾何遷延事故予之接勲臣不如 祖宗朝古例予嘗感焉予意以為維不當宴樂而待之若引見而饋餉則足以示厚待之意也靖國勲臣在京在外者勿論時散抄啓○傳于政院曰身慶尚道觀察使金 正啓本順萬慶州 凌辱吳准者也順山其父也順萬本有狂疾故赤身突入衙內叱辱云若其父母教誘而然則父母豈隨往而見乎三切隣招辭亦言其本有狂疾云待鄭大年推考後為公事可也然敬差官若刑

其父母則杖下必至墮命是可慮也○憲府啓曰泗川縣監宋麟御史亮到縣時閉門不納事甚駭愕如此守令不可使在官而推考請先罷後推凡先罷後推果為未便推考得情後罷職當矣若貪污不法御史處見捉守令則更無發明之路既自知其終當見罷下人亦知其當罷行移推考往復之間日月必多不得行公在官徒為生弊而已大臣議以為貪污不法者罷之可也官廳所在之物則終必有區處勿用先罷後推云請以大臣所啓奉傳旨永為恒式答曰如啓守令事大臣經筵所啓之意聞御史所捉官廳所在之物則推考後必有區處矣若貪污虐民之懸著者則自知其不保下人亦知其必罷其間適足生弊而已今此五道御史所捉守令並先罷○以外貢捧上作弊禁止單子下于政院曰如此奉承傳者非以法司為不糾察也法司固為糾察而不如此奉承傳則各司官負必以為尋常而不之畏戰如此然後庶幾知戒矣然如此作弊者不可以他條知之使外吏自訴于憲府而因此推之則可矣若有疾怨誣

固之訴則固不可信然當有反坐之法以杜誣告之奸可也此
在法司斟酌為之耳○諫院啓曰凡觀察使兵水使子弟科舉
時他道赴試事已成格例忠清道節度使元彭祖以褒貶官令
其子竹壽赴舉本道使試官不無用情以致舉子生憤作羅已
為非矣既已如此則固當引嫌退沮慮有物論佯若不知隱然
啓聞至以其子竹壽不公之事並錄啓本請推試官舉子陰為
自免之地情甚巧謫請推考今後觀察使兵水使子弟赴試本
道者請一切禁斷答曰如啓○癸未 聽朝啓○傳于政院曰
今日啓履時六卿之列刑曹判書獨入大抵啓履時朝廷入參
者重死囚故欲與左右可否相問也年深宰相豈無私故政院
使考不終之由則後日必操心矣○甲申傳于政院曰注書李
士弼記事失實事今司憲府推之者當矣然士弼非有情而然乃
誤為之事也予嘗觀之記言之時勢不能勝書矣有自上言之
而自下答之或自下言之而自上答之言端未畢又有發言者
或東或西一時並言何以勝記觀古史有左史記某事右史記

其事則史官各有所記今亦使史官二人一者當前專任記言而一者從傍敬處別記互相參考俾無遺亡何如其議以啓政院回啓曰 上教以當然本意三負史書二皆記以備遺忘也今若各分所記恐其反有不記之弊也三負皆記出而相應以備遺忘何如傳曰知道○全州府尹李彥迪上疏曰王者配天立極垂拱無為而德以久業以大者惟至誠無息而已矣無息者天之道也蓋人君受天命履天位苟無至誠之德格于上下何以順天道盡天職而致位育之功效乎夫所謂至誠之德者一而無貳純而不雜自始至終無時間斷者是也一有所間則息矣中庸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古之帝王德合於天終始無間而致悠久無疆之功化者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試以大舜文王衛武公之事言之舜在位五十年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其功化極矣而猶作勅天之歌君臣相戒其言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言敬天之道在於無時而不警無微而不賞也文王享國歲久

昭事上帝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故詩人贊之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純亦不已而合于天道也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以求規諷作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詩曰相在爾室尚不知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人君非獨致謹於臨朝對羣臣之時至於宮庭幽隱之地亦不敢肆凜然自持如對神明於此見古昔聖帝明君法天存誠主敬謹獨終始惟一無時間斷不以吾治已隆而自逸不以吾德已盛自滿不以吾齒已衰而自怠常存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地以致昭格于無聲無臭之際此所以天地咸應而休祥並至神人協和而災變不作是乃所謂求在己之天而天不敢違者也臣伏見 殿下仁明恭儉本於天性樂善好學勵精圖治臨御以來三十有四年之間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昧爽丕顯對越上帝內無聲色之娛外無遊田之樂從諫弗拂改過不吝維古之帝王無以加矣然治效未著而朝政屢變人心未和而天變不弭其

故何歟臣竊恐 殿下法天謹獨之功或有時間斷而窮理執

中之學亦有所未至也 聖功有間斷故天理未純而人欲雜

之 聖學有未至故見道不明而用舍或差立政而無所定行

道而不能以謹怠之靡常而曝寒之不一又何以隆至治而致

泰和乎然聖人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竊見去好之後 殿下之心如日再中陰翳俱盡思所以

照幽隱而新政化者無所不至矣朝廷肅清四方願望庶幾

復見都俞吁咈之治嗚呼此正 殿下端本清源振頽綱革弊習

上應天心下慰人望之一大機會也當今國家之勢譬如潰癰

之人大命幾危而復蘇邪毒雖除而其元氣已蕭然矣固宜安

靜以保護不可動作而生變然必投以靈丹妙劑為之瀰腸滌

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清其腹心而養其血脉矣若或安於小

愈厭却瞑眩之藥失其所以治調則病之源於心腹安保其不

復萌於異日乎近來朝廷舉措施為務要鎮靜可謂得其宜然

所以貴乎鎮靜者非苟且姑息之謂也整紀綱嚴賞罰以重國

勢而邪說不能亂小人不能搖者乃鎮靜之實也若不分淑慝
不辨是非喜同惡異循常襲故牽補架漏苟度時日而謂之鎮
靜則恐無以振綱維新理化而偷靡之習頹惰之風將日益深
而終不可救矣大抵國勢不盛則表衰則入於亡明智之君當
盛而慮表當衰而思振衰而不能振則奄奄然日趨於亡必矣
然其所以興衰振頹之本則在於人主之心純一無息而已若
內無定志外無定規朝勤而夕怠乍作而乍輟正念方萌而私
欲奪之善政方行而邪說沮之良臣方進而讒諛間之則將見
粉素委靡卒無成效而終至於脉病氣消風邪乘之而大命危
迫矣今者王道平蕩朝廷稍和然上下之情猶未孚陰邪之徑
猶未杜伏願 殿下剛以執德明以察物任賢不貳去邪勿疑
以振頹綱以養國脉 宗社幸甚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
常九有以亡夫常德之要亦在於剛與明而已非明則無以為
剛非剛則其所明亦不能久矣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人至誠能體元居正不貳而二不參而三茫乎天運宵爾神

化則可以合乎天德而帝王之治庶可為矣。聖希天賢，希聖舜文，希天而合乎天者也。衛武公希聖而幾乎聖者也。程子曰：有天道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蓋欲法舜之道，必由武公之謹獨顯微無間終始一德而後可以至也。惟聖明留念焉。伊尹之戒太甲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臣伏見殿下臨御歲以和氣不應災沴荐臻，又至於今，恠氣布天，虹霓貫日而皆白，其色夫白，主兵乃寇賊竊發之證。彗星犯台，太白晝見，霜雹下墮，是又以下干上以陰侵陽之象。變異非常，疊見於一時，前古所未有也。近日又有日食之變，雷震之異。夫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是尤天變之大者。而燁燁震電，亦詩人之所惡也。天之所以累威重譴而警告之者，極矣。得非事有階亂，政有召奸，而危亡之禍近在朝夕，天於殿下諄諄存顧，先樂預示以啓聖心者乎？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若或天戒赫然於上而人之應之者，蒙然於下，則禍患之來必矣。蓋人君之德敬

則一念則二三吉凶災祥之應莫非由於君德之敬怠則其所
以應天心答天譴者亦豈外於敬以一德乎古之明王或遇災
變修德正事一於誠敬感激神祇壓消未萌遂至於光丕業享
永年者多矣如商之中宗周之宣王漢之文景遇災修省克已
自新遂能變戾氣為泰和化已衰為中興豈非畏天敬德一念
不自之效耶臣伏見去夏求言之旨責已省愆發於至誠惻怛
似可以感人心回天怒矣而越月踰時臺諫侍從之外未有一
人忘身展布極言闕失以副明主修省之美意者而天之
示變彌嚴而不已是殿下有望於下而人不應之致謹於上而
天怒愈赫豈無由然耶如臣之淺闇不識時宜詎測天意但感
殿下憂勤惕慮之誠而區區螻蟻忠義之心自不能已者而况
臣以庸陋曾忝侍從之列未效涓埃之補今值虛懷詢訪之日
豈可以味外自處不思罄竭愚衷裨補萬一乎當今致災變之
由固非一端而其所以應天弭災之本則在於殿下之一念
一念合天天有不應者乎若規規於革一政之失矯一事之弊

而不知本之所在則斯亦末矣臣請以當今最關於治道最切於時務者為

殿下陳之伏惟

聖慈垂察焉臣謹稽前史自

古帝王憂勤願治者多矣而能終始全德以收治效者蓋寡其故在求治而不識為治之要而已求治而得其要則不憂勞而治道成如或有志於為治而不得其要雖勞心悴形宵旰憂勤終無益矣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其亦得其要而已矣後世人主或程書傳餐祿不動且勞矣而終不能興善治而延國祚者以不得為治之要而徒費精於細務故也然則所謂為治之要者何在臣請言之惟

聖明留神焉蓋帝王為治之道至簡而不煩至易而不難天下雖大治之在心非至簡乎四海雖遠治之在道非至易乎夫心者主於身而萬化之所由出也道者本於心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誠能明此心而清萬化之源體此道而立萬民之極則可以成參贊之功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瑞慶至矣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正謂此也蓋為治之要其綱有

一其目有十綱者體也出治之本也目者用也制治之法也一
綱舉則十目無不張矣臣請先言一綱而次及十目焉何謂一
綱人主之心術是也庶政之繁萬民之衆而其理亂休戚之幾
未有不本於人主之一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則萬事理人心順
而和氣至人主之心不正則萬事乖人心拂而戾氣應此理之
必然也思昔聖人在位體天出治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純乎
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累故自微至著由內及外洞然無有私邪
之蔽而紀綱立於上教化明於下法立而無侵撓之患令出而
無阿私之失進賢退邪允愜於輿情賞善罰惡一徇乎公議而
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但見虛明之地廓然大公儼然至
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所謂簡易之道
者如斯而已如或反是而為人欲私意之侵亂失其公平正大
之體則其偏黨反側黯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偽
讒慝叢脞眩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於此見人君心術之不
可不正而其所以正心之要又必由學而得矣蓋本心之善其

體甚微而物欲之攻不勝其衆故大舜有危微之戒孔子有克己之訓人主處崇高之位窮理之力存省之功一有間斷則又何以正其心術而立萬事之綱乎先儒言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持此心蓋義理物欲相為消長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則警戒日聞而謫邪不能入三者交致其力則 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鑑之空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夫經筵人主講學之地接賢士大夫之所也而敬者又所以貫動靜合內外而達乎天德者也臣伏見 殿下始初勵精勤 御經筵講劄治道孜孜不倦頃年以來汲不如初講官入侍止於展讀數章無規諷道義之益而 殿下又淵嘿未聞討論義理之精微商確古今之得失宰相陳戒不過政令細務未有陳善納誨如伊傳周召之惓惓者竊恐 殿下窮理進德之功或有未盡也臣常恠殿下有志堯舜之道而至於經帷進講則不以三代以上聖經

賢傳為本而每取末世所輯編帙浩繁未易究竟之書時進講

義補故進讀如此等書詳於制度事物之繁而至於聖人明誠

之旨精一之要蓋有未備焉人主但當置諸左右清燕之間時

加省閱以究古今制作規模之得失可也不必專精講究於經

幄之中也 聖質不為不高 聖志不為不篤而悠悠泛泛徒

費歲月於一書之中而有志勤道遠之歎者未必非當初輔導

者之罪也唐虞三代之世豈有此書心學而已矣一理可以貫

萬事一心可以統萬化帝王之學窮理而已矣理窮心正自足

以修身齊家而及於國天下矣伏願 殿下姑舍末流之涉獵

專意本源之功力潛心於帝王之學加意於精一之功日接搢紳

講討精微而又必以敬為主無怠忽間斷之病則全體於是

乎立而大用由是而行矣夫敬者 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

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至於無息則合乎天矣人

主德合於天心一於天而天心之不豫災變之不消無是理也

故程子論敬之功效而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

惟 聖明留意焉至於十目則無非心術之緒餘而為治之功
務也其一曰嚴家政易曰王格有家勿恤吉又曰有孚威如終
吉傳者曰王者之道修身而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
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勞而天下治
矣夫正家之道莫先於嚴內外之限定尊卑之分男正位乎外
女正位乎內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夫婦之別嚴嫡庶之
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形管有史晏朝有箴外言不
入內言不出苞苴不達請托不行者家之齊也蓋閨門之內慈
過則不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於禮法不立而瀆慢生
也苟非中有孚信外有威嚴而或溺於情愛之私不能自克則
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托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夫孚信
者所以感人心威儀者所以肅人心二者並行而家道正矣然
所謂威嚴者亦在先嚴其身一動一靜不敢苟一頰一笑不敢
輕則人心祗畏家道自肅而不失於嘻嘻上下秩秩內外斬斬
豈有一人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以紊朝政乎故曰威如之

吉反身之謂不能反身而能正其家者未之有也伏見 殿下

家法之正固無可議但前有掖庭怙寵窺覲之變語杜氏驕縱自肆

後有陰邪攀附亂政之禍謂金安老今宮禁不嚴女謁盛行至有除拜

判斷之際或不盡出於至公以 為聖德之累踈遠傳聞未知

信否而廷臣之論列此事非一再則豈無所見而然邪蓋宮庭

隱密之地衽席宴安之際其流於情而害於理者雖若至微而

符驗之著於外者甚遠人主之心當如青天白日少有纖翳人

皆見之不可掩也禮記曰男教不修謫見于天日為之食婦順

不修謫見于天月為之食人君家法之不修亦足以致乾象之

變甚可懼也伏願 殿下勿以此為隱微而不足以累吾德惕

然警省奮然改悔洞日月之照發雷霆之斷使柔媚不干于聰明

愛幸盡決于道義以嚴宮壺以杜邪徑宗社幸甚其二曰養國

本輔養國本今日之急務而輔養之道非止於講史談古今而已

而在涵養薰陶之得其道耳古之明王教養太子必擇敦良方

正有學術徒行之士以職輔導至於宮人內臣並選重厚小心

之人以謹保護使其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
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後靡之物不接於目所以養德性而保身
體者莫先於此若夫學問之道自有本末先其本後其末乃進
德之規也帝王心法聖賢謨訓布在經傳炳如日星所宜潛心
熟講優游玩味不徒誦其文而必有以會其理不徒會其理而
必有以踐其實察倫明物極其所止盡心知性以達于天者學
之本也至於博涉史書通今古達世變者是特窮理之一端也
非學之本務也蓋心通乎道然後觀史則古人是非得失一覽
瞭然於目中矣心不通於道而遽欲遍閱史籍非徒汗漫無功
恐眩於是非邪正之歸而不知所以取舍矣伏見春官天稟之
粹越絕古今德就之夙不煩教誨一德無瑕三善俱隆曩承內
禪之命至誠遜避號哭不食卒以回天朝野聞之莫不感
泣恭純孝盛德之至何以及此第慮調護之方未盡如三代之
法賓僚之選豈盡得道德之士進講之書多有史記無沉潛
聖經之味而有涉獵諸史之勤恐非所以明理造道之要人主

之學當以二帝三王為法三代以上何史可讀心學而已矣後世
雖不可廢觀史然本末先後之序不可不察頃者士林之間有

假借羽翼之說引進兇邪之魁

命安老許沆蔡無擇等其
始用之也亦有羽翼之說焉

置諸

師傅之位其所以輔導之者乘刺必多幸賴天祚

宗社陰曠

消盡天日重明宜重宮僚之職廣選名德之士以備勸講必以

其任責其成效至於進講之書亦必以明哲治心之學為本使

得專精窮理之功以盡進德之方間問往史以究古今之變治

亂之要則本末兼盡而聖功全矣今以講官負少兼以他官營營

於職事紛紛其思慮而未得專心積誠於侍讀是又非輔養之

宜竊念緝熙之學日就月將固無間斷之憂然人心難保氣習易

移一念存亡聖狂所分輔翼之道不可不盡

宗社遠計莫

急於此惟

聖明其深軫之其三曰正朝廷臣聞王者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夫朝廷者四方之本源王化之所由始也本源清明雖欲末流

之溷濁不可得矣若不務先正朝廷而區區於簿書彈劾之末

而欲以振頽風除民瘼譬如混其源而望流之清其可得乎蓋
朝廷之所由正者其要有二必先有紀綱以整之又有風節以
振之然後可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而不至於頽惰委靡矣夫
風節者公道之所由行而直道之所由伸也公道不行直道不
伸紀綱何由而立乎紀綱不立朝廷何由而正乎然紀綱風節
之所由立則又繫於人主之心術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而侍從
臺諫論思糾察於其間人主以大公至正之心摠攝於上辨其
是非而裁節焉察其賢邪而進退之毋主先入而有偏聽獨任
之失毋昵嬖幸而失垂臨博愛之公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
能惑佞不能移黜陟刑賞一循公議之所在而無偏私之蔽然後
公道行而直道伸紀綱以立而朝廷以正內外遠近莫不一於
正者矣人主之心或不能公平正大而有一毫偏黨之私奸邪諂
佞婬姻嬖倖莫不窺覘攀緣希覬息寵無所不至上以眩惑聰
明下以竊弄威福雖有忠謹之論無所入而士節沮喪矣士節
沮喪而公道塞直道廢此紀綱之所由毀而朝廷之所由亂頃

者奸凶竊位恃寵專恣墜下蔽上與奪決於恩讎威福生於呼吸士林喪氣紀綱蕩然 宗社幾至於岌岌 殿下孤立於上無一人忘身循國直言正論以斥其奸者其無風節甚矣士林無風節朝廷無紀綱國家不至於淪喪者僅一髮爾豈不寒心伏願 殿下懲前慮後赫然以大公至正為心痛滌偏私之累明示好惡之公以厚風節以振綱維庶可以清本源而王化行矣其四曰慎用捨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蓋用舍得失安危所繫古之明王慎之而不敢輕難之而不敢易必參之於衆察之於獨洞見其賢邪之實然後從而進退之於賢者知之深信之篤而無所疑貳於不賢者觸之明去之決而不復留滯此蓋三代聖王任賢去邪之要也後世人主不明此竟輕於舉措致任賢而不能

終去邪而不能決或以一人之譽而進之或以一人之毀而斥之甚者或前以
為賢而任之者後以為邪而戮之前以為奸而屏之者後以為忠
而寵之用舍一錯治亂遂分由不能辨之早而察之於始也臣
竊見 殿下之心好賢惡邪初無偏繫聞人之賢雖在疏遠棟
拔無所遺知人之邪雖貴寵誅竄不少貸非 聖鑑之至虛至
明何以至此第恨輔導之臣不由光明之道多徇暗昧之徑以
玷清明之德數十年來進退人物誅擢縉紳有不合公論者多
矣夫人材之進退消長所關者甚大固宜斷之以公平正大之
論豈可倚托幽隱而變亂黑白排擯異己乎人臣之有密啓者
非邪則佞先賢已論之明主之所宜深惡也昔漢文帝至長安
周勃請問宋昌却之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其所
以警者嚴矣文帝之治正大光明而無陰邪之蔽者實有賴於
宋昌之一言伏願 殿下清心一德抑邪與正杜履霜之漸戒
入腹之害凡進退用舍之際每加難慎之意必質之左右謹之
朝廷而又必察之以虛明之鑑不置一毫偏私於其間如或有由

蹊徑而眩惑者亦宜深絕而痛斥之始大明之無私照則雖有
陰邪之窺伺無隙之可投矣知人則哲聖人猶難之以今觀之
邪正甚明亦無難辨者昔李德裕言於唐武宗曰君子如松栢
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宋 仁宗問王素以
可命相事者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於是相富
弼士大夫相慶 殿下誠能持鑑衡之空試以此而察羣臣邪
正以決進退必無失矣今之被斥公論含怨伺隙者必有復踵
舊日之蹊徑以售計術者不可不深燭而預防之變故之餘
聖智益明 聖心益定固無足疑而臣之私憂過計亦未敢不
以此為異日之慮惟 聖明留念而省察焉其五曰順天道臣聞
天之心好生而無私聖人之心亦好生而無私堯之欽若昊天
教授人時以至庶績咸熙者法天好生之政也舜之簡以臨下
寬以御衆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期無刑恤之欽之者亦法好
生之政也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之以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以不危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亦無非順天施仁之政也三代以下
能盡是道者漢之文帝宋之仁宗是已當是時星文數變日月
告凶災異甚多而二君能修省盡道克承天心轉災為祥變禍
為福求其所以修政格天之道亦在好生無私而已其憂也不
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
而以天下之樂為樂見時物之敷榮而賑窮悴之民感緜榮之
上書而除肉刑之慘讞大辟之疑而活數千之命忍一夕之飢
而悲無窮之殺其愛人澤物發於至誠懇惻宜人心得而和氣
應也竊觀 殿下敬天勤民之念至矣惻怛寬大之旨屢下矣
吏情奉行民不受惠剝削無改於前日窮蹙有甚於曩時臣恐
殿下法天好生之心或有所不誠而然也稅斂煩重而無一分
之寬流亡歲增而無存撫之策至於刑罰之不中人命所關甚
楚之下豈無橫罹之慘囹圄之中必多冤枉之魂頃者權奸擅
政專務刻深屢起大獄極其慘酷探情於未刑施戮於難明
殿下仁愛之心豈不惻然勤念而追悔乎至於撤寺汰僧雖是

闢邪羨意亦當預諭諸道明示撤汰之意緩其期限使之漸銷
不宜卒遽焚蕩以致失所也去歲遣官督撤不以暄和之時適
值窮冬嚴沍之極繼徒駭散並喪資糧赤立失依凍餒俱迫老
羸廢疾者轉死溝壑壯者聚為寇盜齊民受害多矣昔曹彬止
子弟修葺堂室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繫不可傷
其生夫仁人於微物亦不忍傷况人主之於人類乎是乘仁聖
好生之意故及之伏願 殿下體生物之心思同胞之理仁以
恤民欽以慎刑皆本純誠不事文飾以順天道庶可以消變異
而來福祥矣其六曰正人心臣聞人心者天下安危之本也人
心正則是為是非為非而公論行於上風俗義於下人心不正
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公論不行於上風俗頹敗於下國家
治亂興亡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三代之世人心正矣而迨
其衰季亂之以揚墨之說毀之以蘇張之論人心始失其正而
尚功利棄仁義天下遂大亂矣西漢之初人心稍得其正而失
其所以匡直輔翼之方士皆喜功名而不尚節義終成諛佞之

習至於上章頌莽者四萬餘人而漢祚中微矣東京之興崇節
義礪廉恥人心始復正矣及其衰也朝廷濁亂而清議凜凜於
草野之間奸雄環視九鼎而終不敢誅指者伊誰之力歟自是
以下歷代興廢莫不以是考之前史灼然可徵蓋人心之邪正
由於教化之得失教化明則人皆向善慕義而人心正矣教化
不明則人皆趨利去義而人心不正矣恭惟我朝立三綱張四
維教養有道節義可觀及 殿下承統拔亂反正士習一新人
心一正以直躬正論為榮以同流合污為恥以學古飾行為高
以趨時于祿為鄙是時朝廷清明風俗丕變天理明而人欲不
至肆矣不幸朝政變更人心始亂不知是之為是非之為非士
習日趨於卑汚風俗遂至於頽廢正氣消於上而陰邪長於下
矣奸臣畜無君之心專擅自恣而舉朝風靡甚者或趨附恐後
而不知其非人心之不正甚矣士節之頽靡極矣若復遲之數
年其不至於上書頌德乎人心失正而士節不立士節既失而
風俗隨毀有不可救者鄉無孝睦之風人多淫僻之刑至有賊

思悖倫違天滅理之事或發於輦轂之下或起於士人之家有
不忍言者其所以傷和台災者亦未必不由於是也嗚呼人心
風俗國家之元氣元氣消耗命脈其能綿長乎言之可為痛哭
不知宵旰憂勤而亦嘗有又於此耶今者朝廷更和 聖治維
新宜思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以護元氣以壽國脈立教化以敦
天叙之典振綱維以明民彝之重則人心正而風俗庶復變矣
宗社生靈長久之道實在於是而世多忽焉惟 聖明深思遠
慮而留意焉其七曰 言路臣聞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孔子稱舜之大智曰好問而
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天下之理無
窮兩人之所見亦多不同故雖聖智之君亦必廣迎衆論博採
羣言衆同異察可否擇中而用之古昔聖帝明王之治正大光
明如青天白日無少瑕翳者用此道也唐太宗詔中書門下互
相糾正務求至當戒勿雷同其亦有見於此歟蓋良藥必合甘
辛寒熱兩一之故相助相制而能已疾美味必合酸醎甘苦而一

之故乃和乃平而能悟者必取其同而去其異者則譬如以
水投水將焉用之臣竊見頃者之弊朝廷無大中至公之道而
有偏跛好惡之私言之合者則進之言之違者則斥之言之同
者悅之言之異者則怒之同已為正異已為邪士林多唯唯諾
諾之態朝著無蹇蹇諤諤之風大小相和遂成雷同奸兇資
之罔上行私迷國亂政而上不得知是時人皆仗馬之戒誰
復辨指鹿之非雷同之禍至是極矣今者朝廷復清政治更張
宜革曩時之習以新清明之治乃者侍從進言有乖時議便至
被斥而補外言職無氣節被彈於公論反疑其潛布腹心朝野
慄慄以言為戒忠言謹論勢不復聞是非國家之福也易曰惟
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自古不通下情而能善其治者未之有
也伏願 殿下建中和之極消偏黨之習取人無間於親踈而
惟視其人之邪正聽言不嫌於異同而惟察其言之是非曰可
曰否可否相濟而務合於理曰是曰非是非相參而要歸於中
則嘉言罔攸伏公道賴以立壅塞之患無自以生蕩蕩平平之

治庶復見矣惟 聖明留念焉其八曰戒侈欲臣聞恭儉者壽
福之原侈欲者危亡之本自古帝王積德累仁垂裕後昆者未
有不始於恭儉而其後嗣之不能持守以至於亡身滅家者亦
未有不由於奢縱矣蓋人主清心恭已務自儉約則嗜欲薄而
心慮靜內有清純之樂外無戕賊之累可以養性可以養德而
自然澤及於此物壽命之原而福祿之基也如不能然而逸慾
一萌不能防制則非惟侈用傷財害及於民心志蕩而嗜欲無
節戕生伐性亂政敗度率至喪亡必矣自古人君善治者多克
終者少蓋以處崇高之位極富貴之奉自非有誠正之功修齊
之實未有不流於邪縱者侈慾之端始於細微其終難遏故舜
造漆器諫者十餘人紂造象箸箕子憂之蓋欲防之微也舜
能受諫而止此所以為聖紂不受諫而縱欲此所以亡滅是
非萬世之鑑乎臣伏見 殿下始初清明務崇節儉享國既久
侈意漸啓宮庭器玩頗尚侈靡王子第宅務極宏麗遂致浮費
無節而民困於引徵營繕不休而卒疲於勞役高髻廣袖慕效益

甚士大夫服飾居第飲食爭尚侈靡耻居人後奢侈之習日新
而月異財匱民窮實由於此古語云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可不
及求其所由來而思所以禁抑耶周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
功又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厥享國五十年
揚雄言孝文躬服節儉而後宮賤玳瑁是以玉衡正太階平蓋
人主能約已而澤物則身安而體舒人悅而天祐故斯有永年
之效而又致泰階之平然則其崇侈害民者獲譴於天必矣伊
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伏願 殿下克已絕欲崇儉去奢法天地之節省
用度之煩以固邦本以享天心夫所謂欲者不必沈溺意有所
向即為欲矣意之所向不知自檢則沉溺之漸也故程子曰人
主宜防未萌之欲此言真格心慎德之要惟 聖明其深味之
其九曰修軍政衛國安民兵為最急無虞之世尤不可緩古之
聖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克詰於閑暇之時張皇於緩急之際
此所謂有備而無患者也蓋軍政之務在於選將師訓士卒廣

儲蓄利甲兵修城堡五者而軍政之本則又在於和與信也人心不和衆志不信雖有兵百萬何益於用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去兵食而存信曰人無信不立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決勝尉繚子曰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上無疑事則衆不異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效死者也然則古之聖賢良將亦未嘗不以和與信為固國用兵之本也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一衆者而使之信者又非智力之可致要在行先王之政而盡撫育之道又必教之以孝悌習之以禮義則民不失仰事俯育之樂而人皆有親上事長之心和與信在其中矣今者 聖澤尚壅 聖化尚阻閭巷多愁苦怨痛之聲士民無忠信禮讓之俗固已失其軍政之本矣古之為將者有投醪之惠有吮咀之息視士卒如愛子故可與俱死今則割剝之甚勞役之苦怨詈謗讟有不忍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讎又何望其和與信乎人心不和衆志不信此土崩之勢也思

之可謂寒心邊境有犬吠之警而軍卒已極於凋瘵其咎固在
邊將之不撫恤而求其本則亦由朝廷規畫之不盡也蓋步兵
役苦於騎兵而其保有二水卒役苦於步兵而其保有一愈苦
而愈單培克多端勢不能堪一保既逃身亦不能存矣於是責
督於隣族隣族又逃一卒逋役一里破產怨痛極天有不忍見
此弊臣所目擊敢以備陳九重宵旰寧不惻然於是乎夫水卒
之給保一丁非 祖宗之舊典疏其番雖似小紓草其保實所
難支所貴王道之大在於隨時損益以救世濟民量加給保而
便其番休豈無其策向可坐視窮弊之極而不為之恤乎若因
循膠固不復更革以救之不及十年步兵將予遺兵備蕩然寇
賊競起隣敵竊發不知國家將何以處之至於西北二界境接
聖人備禦尤急近來兇荒益甚饑孳相望朝廷欲施之賑恤則
儲蓄虛竭欲固其關防則民卒羸困邊圉凋虛至於此極桀驁
之萌將在朝夕寧不軫 聖慮乎蓋聞兩道之民困其貂鼠皮
之貢而關西一路又疲於迎送供億守宰邊將不務矜恤惟恣侵

漁遂致流亡日增疆場空虛非細故也方今撫綏之策莫急於蠲稅貢減逋負以蘇疲氓選將帥擇守令以施惠政而朝廷之上又宜明賞罰慎號令嚴黜陟示觀懲屢下惻怛之旨以慰悅軍民激勸將士則庶幾人心和而衆情信矣自古天下禍變起於衆心之離怨衆心之離怨起於不順其性不安其生也今者民窮財盡域內虛耗國勢危弱至此所恃者民心而已矣臣願朝廷宜守靜以施仁務省勞擾不急之事以盡鎮撫安集之道則民心定而邦本不搖矣固國強兵之道不外於此惟 聖明留念焉其十曰審幾微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天下國家理亂興衰之端皆自芒忽毫釐至於不可禦故洎不塞或至滔天焰焰不滅或至燎原折勾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久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幾微之不可不審也如是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未亂而有亂之漸未危而有危之兆此所謂幾也自古亂不生於亂而常生於治之日危不生於危而常

生於安之日幾之已截人君狃於安富而莫之察幾之已著朝廷持祿愛身而不敢言上下偷安因循苟且浸浸然入於亂亡之域而不悟此古今之通患也方今國家之勢雖若無目前之患禍亂之幾有可慮者多矣試以其大者言之自古邪正之消長而國家之興亡判焉人心之離合而天命之去留由焉正道長而邪道消則天下泰而民受其惠正道消而邪道長則天下否而民被其禍此人心之所由離合而天命之去就亦決於此矣自頃以來朝廷不和士林冰炭邪正雜糅而互相消長數十年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民愁於下天怒於上可謂否之極矣亂極思治否極泰來理之必然今日羣陰消伏陽德方亨庶幾泰道之長而王化復行矣第慮聖心未一聖志未定或容讒邪之乘隙則反泰為否直在呼吸之間而不可救矣臣常思宋之羣臣邪正相攻治亂相雜及王安石秉政網打忠賢引進諂佞敗壞天下塗炭生靈於是人心離而天意厭矣幸至元祐之初進老成黜羣邪開言路以通下情罷新法以除民害九年

之間德澤深於天下而小人怨者亦多一朝時移事變羣兇復
進流毒四海宋室遂亡前鑑甚昭可為後戒大抵衆臣和於朝
則萬民和於野朝廷協和黎庶康樂豈有是禍伏願 殿下懲
之於古驗之於今炳吉凶消長之理審否泰往來之幾戒之於
漸防之於微未至而先知不見而豫圖則庶幾消患於未萌弭
禍於未形國家有長治以安之福而不蹈往轍之覆矣夫吉凶
否泰之幾雖著於事物而實原於人主之心一念之正則吉之
道而泰之所由始也一念之邪則凶之道而否之所由來也人
主誠能深思遠覽反已靜觀每謹於念慮之微深省於萌動之
初察天理之幾人欲之分致擴充遏絕之功則方寸之間陽明
勝而陰濁消矣本體清明志氣如神於天下之事幾無不照微
無不燭陰邪無自而長禍亂何由而作乎故曰正其本萬事理
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惟 聖明深念焉凡此十者皆不可緩而
其綱在於 殿下之心 殿下之心清明純一無一念之差無
一息之間上以對越天命下以表正家邦則十日自無不張而

治道畢矣是非易而不難簡而不煩者乎夫所謂易簡者天
之理也聖人以一心之簡易而合天地之簡易自身而家而國而天
下凡有修為舉措明白坦易莫非易知易從之事可以可大之
業而無復有暗昧傾險勞擾煩雜之事亂于心而害于治矣如
不得此道而規規於智術察察於細務而欲以為治則心愈勞而
事愈乖綱已失而目已紊矣臣始以不息二字為 殿下勉戒以
簡易二字為 殿下獻 殿下誠能持不息之心而盡簡易之
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以至於悠以則可以端冕凝旒於穆清
之上不勞心而萬化循其軌萬物得其所垂衣熙皞之治復見
於今日矣豈獨應天消禍於一世而已亦可以貽謀燕翼而垂
裕無疆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昔宋朱熹言於孝宗曰日月愈
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返嗚呼今日亦 殿下愛惜時日自
強不息格德格天不可失之機會也故臣敢竭素蘊如此臣之
所論雖若迂緩皆本帝王之道無非治道之要儻蒙 聖慈萬
幾之暇時賜省覽未必無補於 聖治之萬一王世子三朝之

際亦特宣示使留心萬世太平之源亦在於是臣不勝惓惓焉
臣見近世言者鮮見採納而多取禍故中外有識咸以囊括保
位為明哲危言盡忠為癡漢臣亦昧不知緘默可以全身遠謗
言發必致招尤速禍第念臣以愚劣遭遇 聖明曾無絲髮
有裨 聖世而叨冒祿位以至於此 聖恩如天報效無階七載
畎畝常歎有懷而莫達三侍經幄又抑情懷而未盡身在江湖
心馳魏闕不勝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剝瀝肺肝以效野人
芹曝之言誠切於衷言不知裁伏惟 殿下哀其忠款而赦其
狂僭臣不勝萬幸史臣曰彥迪清謹好學以愛君憂國自任方
其見忤權奸退居村墅常歎國事之日非或往山剝經時逾月
探經閱史學術益精比其去奸召還士林方為重焉未樂補外
雖因擇差以為四隣守令之表然專一州而不能咸識者恨之
觀其抗疏陳悃則豈但清謹而已哉其亦忠謹不撓者乎○乙
酉傳曰昨昏見李彥迪上疏覽至夜分其辭甚切且謹忠君愛
國之誠何異於真西山哉此一綱十目之條皆是格言不宜一

時覽過當置諸左右每於燕閑披覽則必有所益世子觀之亦
必有補兩件成冊楷寫入之予觀一冊世子觀一冊可也彥迪
身雖在外心誠憂國其下諭慰答特加一資前者權修陳言其
時命叙吏曹以相避予叙大抵相避者引嫌之事也如此公然
叙用之人久不用之亦為一不可相當職擬望事言于吏曹且彥
迪所論上下所當各省其失矣其間言經筵之上不講聖經賢
傳而今所講之書則不當云大學材
義補此言至當予嘗以為四書
五經外莫如大學衍義恭徒經傳諸史之言皆聚於此書帝王
格致誠正心學之功莫不備論今所講書畢後進講此書可也
且養國本最為急務賓佐之屬雖已擇差豈皆盡美令銓曹另
加擇差俾以輔導東宮為已任世子少有差失輒宜糾正外戚
之家出入雜言一切禁抑專務經學勿見雜書兼官勿差劇任
以閑官兼之則無異於實官之專任也且朝廷四方之本也朝
廷正則四方莫敢不一於正去邪之後務存包容之量奸類之
初斥者豈無漸漸混叙之患乎銓曹不可不察也且被斥公論

舍怨伺隙者不可不預防之此言至當予洞知奸狀豈有變心
之理然歲月積久翻覆無常此彥迪之憂也且吏惰奉行民不
受惠剝割窮蹙有甚於曩時刑罰不中必多冤枉等語正中時
病京外官不能奉法無甚於此時禮義廢弛於斯掃地人心風
俗日漸澆漓其可忽哉奢侈之習上下皆同百司飲食之弊尤
切於民朝廷不改故外方尤甚雖每每下諭監司守令及奉使
者不能奉行故也且修軍政事朝廷自當共議然民之怨苦誠
在於斯選將帥擇守令正為急務也且數十年之間士風不古
務為苟同同者悅之異者怒之士林之變屢起此不能平反之
所致也彥迪之憂不亦可乎政院啓曰今下傳教自然皆得聞
之然銓曹弘文館侍講院官真等處別言之乎傳曰但傳于政
院而諸處自當聞之不須指言○丙戌憲府啓曰尚震丁應斗
自初莊不知同僚之意而強待物論頓無出仕之意故以為未
便而啓之既啓以未便則勢不可相容請適荅曰適之可也○
傳于三公曰李彥迪上疏事已傳于政院矣非但政院得聞予

所嘉美之意朝廷皆當知之卿等並宜知悉其疏中論輔養世子學問之功至為當矣予料守令固重輔養東宮為尤重魚得

江府密使

堂上已以當加資也李彥迪亦已賞加此人等換差閑

官使兼左右副賓客專任東宮之事至可也况年長世子輔養乘方必有後悔豈不重且急乎是以議焉見 成宗朝故事頻

接宰相於宣政廳講論古書衣分乃罷文臣儒生等講經時只論章句引古數事以為能通豈可為博學者乎經書則為主講之如史記則自天皇氏下至大明歷代帝王與人心賢否治亂安危所由根源無不講問不失次序者可謂博學矣然此意儒生等聞之則必棄經而治史矣大抵必有餘力於經書然後及於史可也○三公議啓曰李彥迪本清白正直人疏陳皆忠言讜論人所欲言而不能者盡言不諱自 上非徒嘉納又為褒獎

豈有如此美事乎使之輔養東宮至為可當魚得江亦清簡恬退之士又有文學亦宜特用也殿講時不徒章句出入經傳以至他書無不確論 上教宜當講書規矩其法本如此矣史臣

曰彥迪非徒清白正直之人潛心經傳從事於 聖賢之學非得
江之比也故洪彥弼亦語尹殷輔曰李彥迪為主啓之魚得江
為次啓之可也云○傳曰今朝傳教已盡矣見 成宗朝故事
講論古書夜分乃罷此可行也宰相雖皆曰能文學然必有能
於經而不能於史者能於史而不能於經者若當講論時三公
則皆當入叅矣其以下宰相若盡指叅則必致擾亂堂上以上
二相以下某則能經某則能史擇抄書啓則予當斟酌為之○
以成世昌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彥迪陞嘉善全州府尹韓澍為
持平李世璋為弘文館校理宋世珩為副校理李英賢為副修
撰史臣曰世昌雖有文墨之才性度歇後人不以為重○丁亥
傳曰明日欲引見功臣而去夜非時雷動雖非如宴樂然非汲
汲之事即行於災變之後何如也京畿如此凶荒之時明日所
用生物今日必將封進即今雖止之勢不可及也昨議經筵事
既欲為之而非時雷動亦當迎訪迎訪後講經則日必暮晚用
之於此可也功臣引見與迎訪講論雖似同也而遇災迎訪自

是義事也功臣引見則可以退行也惟此兩事輕重何如其議
三公○大司憲成世昌啓曰臣性本踈濶有所計慮亦皆錯誤
又久在于外不識朝廷得失至於體統亦不得知今為重任非
徒不能擔當於國政體亦為誤矣請遞答曰勿辭○傳曰觀此
書筵所講之言凡言無不切當成世昌所論孝友之道尤為至
切此世子尤當深念之言也師傅賓客僚屬等論難之際頻頻
務論孝友之道俾世子習熟耳聞則極為有益也其言于侍講
院○尹啟輔議去夜雷聲臣未及聞今承 上教始得知之今
十月將盡成冬已久雖發微雷亦是變異之大者此正上下警
懼修省之不暇功臣引見雖不舉樂實同宴享在岬當停遇災
迎訪所以講究闕失以答天譴迎訪後仍與左右披經閱史講
論治道未為不可洪彥弼議冬月雷聲春秋記異所當敬懼但
報功次於崇德前日伏覩 上教於功臣以闕慰接之意懇惻
切至功臣在職及處散者咸思一拜殿陛之下拂冠束裝以待
祇見者其情切矣今若以雷異遽停謁見恐沮其仰望之情也

功臣等今存者不多明朝許見入謁賜慰備至無傳久不舉宴
接之意不須開設酒禮此後延問災沴之由講論經義不孤功
臣之望又示懼災之誠兩舉無盡何如金克成議非時雷動變
異為大引見功臣雖非宴樂之事遇災兢惶何暇為之延訪儒
臣講求致災之由仍講聖經博問治道一言一事萬一有補實
是體天弭災之道此兩事輕重不須下問上從彥弼議○御
夜對于丕顯閣檢討官權轍曰人心譎詐紀綱解弛奸細之徒
多行猥濫之事內需司書題朴守榮依憑田地打量往于三嘉
詐稱吉禮必用綠段白絲等物多數持去告于薺浦令使倭人
雜物公然貿易與同務人共分寄送于赴京人云自上必不
知之所當痛治也上曰此事至為駭愕田地打量事則容或
有之矣以綠段白絲貿易倭物則自內安有如此事乎不可不
痛治也轍曰朝廷之上人心似和然近來雖得和平之名及有
苟同之弊初以某事為是而見他人以為非則亦從而為非初
以某事為非見他人以為是則亦從以為是好惡不定是非混

同必自上好惡堅定是非分明然後人之善惡事之得失可以決矣然贊官崔輔漢曰近來不喜為異已成弊習隱然之病實在於此矣且近來人物乏少六曹郎官艱難填差而彈駁隨至大典云犯私罪作閑者經二年乃叙此法舉行則可用之人必在其中若罪關宗社者不可叙用其餘沉滯之久在者則自可叙用也上曰凡人久廢則懲懲則可用也大典之法如此在可可行罪之輕重則固當斟酌也○戊子傳曰講經時四書則當講中庸大學經書則豈有輕重乎然君臣上下不可不知春秋當講春秋也史記則不須別陳通鑑等冊經書講時出入古今以講論也○引見功臣光城府院君金克成坡原府院君尹汝弼昌寧君曹繼商西原君韓怡海陽君尹熙平文原君柳應龍安賢君盛同青城君沈順徑益原君洪景霖僉知中樞府事邊士謙成慄護軍張溫前府使李孟友典設寺守柳滌前僉正李夔護軍禹鼎仍傳諸功臣曰祖宗朝仲朔宴及特接勳臣之時亦多矣近者其因災變或因事故久闕接見此是久事

予特見欲饋酒適因冬雷不設酒禮只引見而已退坐賓廳饋酒各賜兒馬一匹○傳于尹啟輔等曰近來災變疊見冬雷亦豈豈無所召乎災變荐臻上下雖似恐懼無乃視為尋常耶所當更加省念焉且昨聞夜對經筵官之言曰內需司書題朴守榮潛持彩段白絲到薺浦詐稱內旨吉禮所用買銀於倭奴付送中原云至為駭愕守榮不知何許人必是市井之人也無乃詔獄推考可乎潛買之律一罪故人不取輕告焉前者有議曰通事齎銀赴京一罪也孰肯告人一罪乎若降律一等則必有告者云以此推之倭銀潛買者稍輕其罪告者賞之其銀屬公則告者必多矣因嫌誣告者自當反坐如此則庶或可禁也而但恐事勢之有所難行也且昨聞夜對之言曰人君不可以察為明此言至當近見外方啓本京中公事只可移文該司而必皆啓下徒為紛擾而已但後世人心不古雖啓下公事尚不奉行况該司例移公事乎此所以必欲啓下也然務撮大要不宜察察也且昨聞崔輔漢之言吏曹每苦乏人請申明大典內犯

私罪罷職者經二年乃叙之法考大典果有此法也此法之
以不用者亦何意也許多郡邑豈可盡得人哉須擇監司可
也監司亦豈能盡知守令不法之事雖知之亦或拘於人情
不嚴其殿最也予意以為道內守令犯私罪者幾負則監司
左遷幾負則罷職以此立法則監司自當檢察也此意何如
○上御思政殿領議政尹殷輔右議政金克成左叅贊金安
國右叅贊成世昌知中樞府事李芑兵曹判書梁淵吏曹叅
判林百齡同知中樞府事鄭萬鍾右尹申光漢等入侍殷輔
曰今十月已盡天地閉塞陽氣潛藏不發之時也而雷動為
變則大災不虛生必有所有也當反覆思過如成湯桑林六責
以為彼事自災耶此事自災耶引咎自責自然弭災也克成
曰古云應天以實不以文自上講究闕失自臺諫侍從以至外
方草茅之士有所言者無不聽從改行則庶可以弭災不然而徒
以文具而已則祇應天之道也世昌曰舜惟精惟一文王純亦不用
心如此萬事皆正則雖有災何害雖如此迎訪而事若不出於正

則皆是虛文無以應天徒激其怒古云祥多者其國危災多者其國昌蓋恃祥而縱恣故危懼災而修省故昌漢武帝時有甘露黃龍神雀至以為年彌而海內虛耗祥之不可恃也如此今之朝廷雖曰無事然豈盡如周臣之一心哉是不可不慮也在遠之臣亦上䟽言女謂之行至於在朝之臣皆言之若使不如此則無可羞之語矣殷輔曰倭銀之貿自有法禁若降罪則必以為雖見捉不死愈不懲艾恣行益甚克成曰私相告許亦風俗之薄者也欲厚風俗無使相告可也輕其罪使相告至為不當捕告之事於帝王之法有則有之但其意則如此也且我國之事豈其甚多哉治大國小國規模不同不得已可啓之事則不可不啓也一切令移于該司定為恒規則未便也世昌曰自前雖以重罪罷者經二年則必叙用未知近來何以二年後猶待叙用承傳然後用之也物論恠之久矣雖輕罪抄啓時若不受點則至十年有不得叙者矣至於宰相罷職者亦必待叙用之命祖宗之法廢而不行未便 上曰堂上官不待命而即特叙

用則殊無懲戒之意故如此然軍職則付之亦何異於叙用而叙用則猶待承傳未便也殷輔曰六曹郎官僅得充差况許多郡邑豈盡得賢守令哉觀察使固當擇差也觀察使拘於人情不嚴殿最然守令用心觀察使豈能盡知觀察使數遠則守令百姓皆有輕忽之心初送時擇送賢者則下人自然畏之矣克成曰元首不可叢脞三公六卿各有絃屬相為維持為上者察察則下不能盡心人君憂勤不遑暇食如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殫似皆差事而千載之下皆以為非者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不可傷大體也且下人不盡其道故在上者勤勞在下者勤則在上者不勞矣 上曰午鼓已久大臣等退食更入

○尹殷輔等復八侍講大學金安國主問難講中庸成世昌主問難講春秋李芑主問難從容講訖○已丑傳于政院曰昨日講論時宰相所改輔養世子之事為尤切常時弼善以下兼任者其意欲其各以其意輔導亦使世子廣接衆賢此義意也輔德不兼任者未知何意也必以其長官故耶師傳貳師但於曾

講入見賓客四員適入書筵皆以燕任也本任若煩劇之地則
適入之際豈無匆遽之事乎賓客二員輔德一員加燕差益廣
輔養之路如何議于三公○弘文館副提學安珰等上劄曰古
者人君設為史官言動必書以為萬世之公議其義甚嚴
一書於冊雖以人主之勢不得增損於其間日者因臺官論啓
同僚之事有勿改書史冊之教下教之旨則臣等未得詳知矣
據事直書職在史官而指揮仍改實啓後弊不勝寒心且臺官
凡有舉劾當明辨是非直辭以啓同僚有失意在駁適而止以
未便為啓以待 殿下之處置乃於翌日始以不相容啓之使
是非不明臺綱委靡言官之職不宜如是傳曰見此劄子若以承
傳色傳言則慮有錯誤也弘文館入番官員及承旨史官來
于閣門外當親言之○弘文館副校理宋世珩副修撰李英賢
入見思政殿 上曰頃者臺官言大司憲尚震持平丁應斗以
微細之事強待物論頓無出仕之意未便予意謂同僚之意欲
其出仕故命招就職翌日臺官啓曰昨日暮未及議啓今乃啓

之不可相容請違是乃今日始啓也昨日答臺官之言不為非也史草改書與否未嘗言之耳宋世珩曰書吏來言勿書史草云考諸政院日記草則亦云勿改書故因此上劄耳 上曰史草事

雖人君不能使之書與改也必傳言者誤也弘文館聞其如此而上劄何不可乎○傳于政院曰弘文館以為注書日記有勿改史冊之語故為劄云弘文館以所見論之當矣必注書誤書矣其日傳教之意先言為是後言有差故更傳教云則只此傳教之辭書之而已可也史官雖誤聽言勢不更辨而失實書之注書可推也○尹殷輔議世子輔養之路不可不廣加設賓客則不得已更變舊章恐或有妨况輔德乃東宮僚屬之長不應

一司有二長官左右相議亦同○庚寅傳曰見全羅道觀察使

尹書狀

全州府尹李彥迪為政清簡奉職恪謹薄賦輕徭民不

恤民被其惠

此二人固當賞加然李彥迪曾因上疏已授特

加李愛弼則加資可也○辛卯大司諫沈連源啓曰頃者有四寸孫幼小者死以此呈服制狀而更考則四寸孫則三殤無朕

以諫官誤察禮文請遞答曰觀此事亦無情不違可也但非如他官而以無服為有服呈狀于本院在職似難遞之○日旁有

抱左赤右白○壬辰傳于政院曰今見慶尚道觀察使金正國書

狀無士龍前謹至今未差多般鄭士龍必不得速來龔天使處

答簡及地誌事議于三公○上御思政殿親政久廢不行是日

案不能遍考使慣習書吏聚于閣門以丁玉享為議政府右參

贊潘碩枰為刑曹判書李芑為漢城府判尹尚震為平安道觀

察使金光準為司諫院大司諫鄭世虎為成均館大司成安瑋

為司憲府執義李名珪為弘文館典翰林億齡為司憲府掌令

柳辰全為弘文館副應教李夢亮為司憲府持平宋世珩為弘

文館校理尹元衡為校理○癸巳尹殷輔洪彥弼金克成議今觀

慶尚道觀察狀啓鄭士龍病勢深重其精神志慮想必不全龔

天使所寄詩簡雖使酬答容有舛錯恐不合天使所觀令通事

當語之曰鄭士龍今年初秋得風證治療無效日益危苦不能

酬答從實言之何如答曰知道○諫院啓曰用人甚重凡除擢

不可不慎少有差失必啓後弊宰相侍從則聖鑑所洞照或用
特旨矣職卑冗官則該曹所當隨人器注擬而慎弘祚特除漆
原縣監以司紙為縣監自是常例但親改非尋常之事中外顯
望而特命乃及於縣監非是欲適恐妨政體故啓之嫡妾名
分甚嚴而永興府使趙壽千以其妻子欺誑議婚於士族之家
至行納采之禮葢於公論坐罷其職復齒朝列尚有物論况本
府非他郡縣之例不可以如此之人為長官請適其職以懲後
人荅曰司紙慎弘祚前政亦擬縣令望者故議于銓曹荅言此
人已經守令為之可當故特除耳非獨斷而為之也趙壽千所
失關係適之可也

十一月甲午朔傳于政院曰皇帝賜袞龍袍次及內供而不製
送者必以異國衣服體制不同故也其意則欲其製衣而著之
也以此作袍耶作帖裏耶行幸時帖裏則似無皇帝欽賜之意
祖宗前日所無之服今乃著之於衆人所見必以為異然皇帝
所賜孰不聞知乎其議于三公鄭士龍龔天使處酬答事大臣

議以為病重精神錯亂為文必不足觀此意至當但天使之取士龍為其文章而然耳今若不答則必以為薄之也謝恩使越江尚遠病豈不差乎可及和送耶並議之○憲府啓曰親政時刑曹判書丁玉享為總贊判尹潘碩枰為刑曹判書刑官及訟官不得已以任然後訟之是非人之冤枉可知矣無故而數違則不無其弊以此 祖宗朝刑獄之官或至八七年不違有以也擇之審任之久然後可見其效今後請勿數違至於郎僚如刑曹戶曹則不得已箇滿然後遷轉故無踈漏之事至於戶曹會計經費司不職其職則遺失之物必多今後請令銓曹擇任日月積久箇滿然後遷轉直講朴忠元前者阿付奸兇專事陷害所關重大不可在朝請罷職寧海府使金魯其初與奸兇締結陷害人物大張威勢與蔡無擇之輩無異迨今漏網且行已不正物論久而不止請並罷職去奸之後日月雖以忠元金魯不可不論故敢啓答曰參贊不得已以六卿陞差而次次陞之刑曹戶曹郎官數違不當之言至當吏曹亦不知而為之耳金

豐朴忠元物論如此則如啓○丙申以權停例行冬至賀禮○
領議政尹殷輔等啓曰欽賜龍衣一襲其不製而送者我國衣
服之制異於中國且欲其長短稱於 聖體而然也據此料之
所請龍衣必非蟒龍之比乃法服之具如此 皇帝寵異之恩
前所未聞祇受之後為法服而 御以見羣臣乃所以敬天賜而
事朝廷也鄭士龍修答天使詩簡事非容易故下諭命召至於
舟三士龍身病若非深重豈至今不來乎令監司遣都事審其
病勢若已差歇天使詩簡即令修答如地誌 刻本依前臣等所
啓我國 彈凡黑誌之地郡縣無幾歷歷可數本無刻本以是答
之事并諭士龍傳曰知道○戊戌傳于政院曰龍衣之賜 祖
宗朝稀罕事也今年纔已大赦赦不可數為如此之事落莫而
過亦為不可百官加及取人等事為之何如遠道廣取則必有
弊迫定日期只取京中及近處儒生何如各道守令兵使水使
僉使萬戶虞候等私妄率去者皆已罷職若蒙赦則自有其律
不得蒙赦則見罷者甚多向以為之內地兵使再行當否并議

于大臣○御朝講侍讀官宋世珩曰人君愛一頓一笑賞一人而
千萬人勸若不辨其當否則僥倖之門開矣頃者粗講儒生皆
使直赴會試殊無激勵之意爭欲僥倖於一日矣非徒賞也用
罰亦然以其罪罪之則罰一人而千萬人戒頃者以慈秀山碑
事人多罷職况碑閣雜像則禮曹使造于京舩載以送而不干之
人多罷以其事干營救故自下無敢啓者 上曰此言至當凡
事慎之於初可無後悔大司諫金光準曰私妾率去則重其夫
庶無泛濫之事其道入率居則其族人及其本夫稱為族人作
弊尤甚禁私妾本意以其往來迎送之有弊而本道人之弊反
有甚焉領事洪彥稱曰禁私妾本意則不如是蓋六鎮與野
人相接變生朝夕軍中如有婦人則思戀係心兵氣不揚於接
戰之際故也 上曰其人不賢則私妾與其道人作弊無異也
光準曰鄭士龍雖無狀豈托病不來哉雖不病猶當托病以答
天使况病乎有心病聞人足音便生驚悸云豈能為詩章以示
人哉前唐臯史道曲待我國人贊美異常每言禮義之人而乃

曰今雖如此相厚後不可更為相識之禮云去後無一物以相贈送其心正故不私外交今皇帝不如高皇帝上號皇天自疑其不正而我國遣使 賀慰故自以適於心而喜之各別待之榮寵極矣然今若有正士則必非笑矣龔用卿亦頻來館所存問甚勤其處亦豈無非之者皇帝問其受龍衣後一國有慶事與否必無是理也彥弼曰此是正論也然我國則自當待上國以誠豈計上國之是非乎世珩曰國家紀綱甚大而近來委靡不振外方他無所忌但畏御史稱以為猛虎臣奉 命往于全羅道至於小兒婦女莫不喪氣失色奔走顛倒而江陵官吏公然攫取御史案上之文書區區紀綱板蕩無餘矣昔者李宜茂奉命往全羅道捉不法文書來時止宿于驛館半夜強盜奪其文書以去以此白晝奪文書之事觀之此夜中之事無足甚恠今以例事推之而終歸發明無罪則必自以為得計也拿來治罪使一道之人皆知其為重罪可也 上曰初欲如此為之但恐下人阿諂守令而為之守令則實不知也故不為耳顧謂彥弼曰

大臣意何如彥弼曰世珩之言甚當紀綱之事不可不重以杜
後弊○三公議啓曰今此降勅賜物實是曠古異數固宜推恩
於下加百官一級 上教允當國有大慶則別舉取入古也今
雖諸道饑歉以係答報皇恩弊不暇計追定試期只以京中及
畿甸儒生試取似當且今方乏人兵使有缺無以擬望內地再
任有例依舊無妨邊將等私妾之禁法非不嚴而尚未奉行咸
鏡各鎮兵使以下恬然帶率其數至於十八所當依法懲治但
北道饑饉之餘各鎮防備諸事容有疎虞若一時悉令適易則
新官雖入代賊路要害之地守御措置之機必不如前官之諳
悉賊乘此隙生心可慮此人私犯不可容貸較量邊事其憂在
茲酌其輕重裁自 聖心邊將等仍率敢犯者各別痛治何如
傳曰知道○以禹孟善為漢城府左尹李世璋為弘文館校理
尹元衡尹鉉為副校理○己亥 御夕講侍讀官尹元衡曰迎
勅後有別試所以為慶事則宜矣然人才必須廣取而只取都
下人人豈但在於都下取人之路甚狹今年凶荒近來所無

雖迫定日期聞者必來其弊不小傳之何如 上曰廣取然後
必得人才然廣取則遠方搖動有弊於凶年朝議已定不可輕
改特進官金安國曰耿壽昌常平倉之法萬世可行而我 祖
宗朝亦立其法年豐則買穀以入凶年則輕其價以給貧民民
間足食矣今年凶甚民將飢死試使賤價出穀散之民間則庶
可得食矣 上曰常平倉法前者行之而富商皆利貧民反不
利焉故以為無實而廢之然此乃有司不能善行也本意則豈
不美乎○庚子憲府啓曰邊方兵使守令僉使萬戶等違法私
妾帶率適來者府當推考矣其在任者一時見適則邊圉虛踈
誠為重難但法立不行為不可王言一出四方傳誦前日教曰
罪同罰異為不可則四方皆知 上意內地守令知其必罷則
猶不可安坐行公况邊鎮守令防備重事乎今若急行政事二
三日內皆令赴任交代上來則防備不至踈虞而法亦行矣答
曰邊將事事關防備故雖議干朝廷然予意自初以為非徒罪
同罰異為不可也此若不罪則又有犯 者大臣云自上斟酌為

之此斟酌之言出於下而不出於上也大抵國法予一大妨政
體憲府所論至當明日為政適出新官催促赴任可也○引見
聖節使鄭世虎世虎曰往在王京時龔用卿華察薛廷寵等皆
送下程華察先來見從容問 殿下及世子安否曰 殿下何
不一通書信乎琉球國奉使歸來至今六七年每通信字矣臣
等不預措置若辭故還答曰大人往還之後 殿下及一國人
至今欽慕而寄詞則不敢耳其後龔用卿來見問 殿下安否
詳說我國事從容坐談而去且言大明會典以多事停之修撰
時當力圖奏請時通書於我可也云出來時薛廷寵寄送香及
扇華察則古文源冊及扇子書七言律詩一首矣○辛丑傳于
政院曰凡人有一家之慶事則告于祠堂前日天使亦曰有慶
事當告 太廟云今皇帝特賜龍衣是古無之事雖無前例告
于 太廟何如昨鄭世虎言中朝有考察之法如我國殿最也
堂上以上則自陳其事如我國避嫌之事皇帝不允批答則出
任不然則不仕此則堂上之褒貶也予意常以為守令及京中

堂下宮則不殿，殿而堂上以上則無殿，最故無所畏忌。如正二品以上則國家以大臣侍之，不可自陳。從二品以下堂上以上則自陳如中朝之事，似好也。此雖新法，我國之法大抵倣中朝而為之矣。考察時有才力不及等題目，有議于大臣曰：我國殿最時不名所失，隱然為之未便，欲為標題書於名下。大臣以為有所防碍，故不為矣。今中朝考察有題目如此倣之，則甚好。政府召世虎問其事，同議以啓。○上幸慕華館，迎勅其勅曰：皇帝勅諭朝鮮國王姓諱王以朕昨巡幸南楚，遣使來上，起居燕貢諸方物，朕用嘉納，使人回特賜玉龍衣一襲，彩段絨錦各四匹。用朕見獎答至意，王宜益篤忠誠，光我藩服。欽哉。故諭。○引見欽問使李清于思政殿，李清曰：謁聖時見孔子位牌，以先師為號，臣問之，則皇帝以為文宣王，則王號卑於天子，先師則可在天子之上，故如此為之云。又有啓聖祠，叔梁紇坐北，壁孟子顏淵之父為陪位，宋儒之父程珦朱松在東西廡，此前所無之制作也。國子大廳後有教一亭，立碑刻朱子四箴學規矣。○三公啓曰：

私妄率畜邊將等使皆適之罪則宜矣但北道饑饉之餘防備
豈無疎虞之事今方野人來京之時咸鏡道各驛殘弊輸其
卜物且不能支此官負又若一時盡適則新舊官軍官從人往來之
弊勢將難支平安道江邊各鎮則與野人限隔以鴨綠江故
事不得相聞北道則與野人雜處一時盡適邊將於野人必見
何如丙戌年平安道方山僉使以私妄事先罷後十五員又
現當罷時曹繼商為觀察使啓以為一時盡適為難朝廷議
之使皆仍任其時亦豈偶然而計哉此國家大計故臣等反覆計
之恐有不虞之事也邊將等入苦寒之地見適出來其心則必
喜也臣為大計敢啓常平之法隨穀貴賤增減其糴以便於民
在所常行今該黃預為申勅五部官吏各其管內尤甚貧乏者詳
悉考覈然稽舊規毋使利歸富商如有檢覈夫實變換貧
富致有濫為後現老犯人及官吏嚴加懲治何如我國習俗既
異故立法定制不能相同事勢然也中朝考察之法與我國褒
貶之制相類其考課勤慢能否大槩則似而其行之之節目

有不能盡同中朝則設官既多受任者甚衆課績之規不得不
憑考察之例我國則設官不多任職者歷歷可數堂上官則一
年之內兩度褒貶足以爲懲勸堂上官雖無褒貶負數不多如
有咎罪任言責者輒行彈劾無有容漏亦可以畏勤供職矣舊
典所無雖不別設無妨傳曰咸鏡道邊將事弊非不知也官員
等不畏國法莫甚於此時今代任者二三日內催促赴任則非
率衙眷路弊必不甚亦可易至邊事必不虛踈昨者予從臺諫
所啓者非特從其言也不欲使國法前後各異也已允臺諫不
可屢變三公啓曰告宗廟事前天使來時亦言當告而其時不
爲今亦不爲何如咸鏡邊將之當適上教宜當但咸鏡非他
地方之比人心易惑難解城底彼人雖在吾藩籬亦豈皆同心
哉古未有邊將一時盡適之時此國家安危所係之事近者兵
象之災異亦多至爲可慮非惜其人爲國大計故政府專數同
議以啓傳曰知道他事則當從大臣之議此則公論非獨發於
予也三公回啓曰邊將方守賊路一時遠適則見罷之後豈能

盡心防備諸事下人亦豈服從教令哉雖速出新官二三日內
 催促赴任而雪塞不通則邊鎮久空如有不虞之事則孰能禦
 裁彼邊將等皆受祿者也若使越等則身苦於邊地家不得受
 祿是與罷職無異如此則何如傳曰啓意甚當了亦非必欲盡
 逐也蓋惡其用法之不一也越祿一等仍任本職可也○諫院
 啓曰邊將私妾之禁乃國法也今者申明而邊將等恬然率畜
 事至觀察使遣差使負摘奸然後現露其無忌憚不畏國法如此
 憲府執法治罪固當矣但兩界連歲凶荒北道尤甚加以癘疫
 死亡殆盡且今正當防禦最緊之時許多邊將一時盡逐則非
 特新舊迎送之間民弊不貸邊將搖動慮必伺隙君拘於法之
 必行不計事之輕重則恐有後日之悔請依大臣所啓答曰大
 臣議其受祿越一等則與罷職無異而又有甚焉云故依議為之
 耳○以欵賜匹段等物下于三公曰欵賜之物共見之可也且
 中國表衣皆有內拱而我國表衣則無內拱故以內拱紅綃一
 匹藍綃二匹賜于大臣其勿謝息○壬寅傳曰赴京使臣之回

聞華天使每言殿下不寄字耶使答曰不敢云爾今鄭惟善

謝

之行亦必問之每以不敢答之不當答曰外國藩王於中朝

使

貴臣通私簡惶恐不敢云可也後日鄭惟善入闕以此意言之
○傳曰古云功同而賞異罪同而罰異王政之大害此萬世之
上論是以葱秀山碑閣事多罷守令非不知物論之未便也寧
使罷之於今日即叙於明日也不欲其罪同而罰異也咸鏡邊
將事政府之論不無深意欲使越祿此非全釋其罪亦存示罰
之意故凡其議耳前罷萬戶姑令一樣越祿何如欲一為之耳
非所以永為恒式也議于三公尹殷輔議咸鏡各鎮將犯應罷
之罪者至於十八許多邊將勢不得一時適易故各其祿俸並
越一等以懲此乃權時之宜也上土萬戶等則既以其罪罪之
為日已久不必追復其職使同於咸鏡邊將也洪彥弼議北道
邊將一時盡適實關邊情祿俸越等蓋出於不得已之計也後
不可循此以為例然罪同罰異於人見聞似為未穩前萬戶等
罷者亦依右例施之上教允當金克成議邊將帶率私妾於

法當罷只以北道犯法應罷者多一時盡遞有關邊情犯應罷之罪而仍在其職亦無懲戒之意故祿俸越等蓋出於不得已後不可以為例上土萬戶等遞易不關邊情而罷職口以恐不必追復傳曰其依左相之議○憲府啓曰咸鏡道兵使守令僉使萬戶等一時多數見適似為騷擾臣等亦不敢不慮本道飢荒及新舊往來驛馬之弊亦不為不知但法立而不行方今巨弊屈法而行姑息其何以為國乎今者私毒率去貽弊軍卒者一切治罪新官發遣在鎮交代如此而邊情搖動致有後弊臣等未敢知也守令僉使萬戶今雖不可一一治罪節度使任方面之重專制閭外之政先行不法何以檢下以此知邊將皆高私婁而不之禁以至於此此不可不懲節度使曹允武請速罷職擇遣他人使之嚴加禁斷後若有犯隨即馳啓治罪今欲祿俸越等以治其罪事甚苟且不可行也且非中朝罰俸錢之例請勿舉行諫院專主諫諍箴規人主闕失且論人物賢否未聞人主用法而諫官請行息私以附大臣之意也如此而不止將

有無窮之弊請罷以懲其罪答曰諫官則當以國法論之也人君與大臣爭是非議國事之祭諫官以姑息之計附大臣之議予聞而恠之今聞憲府之論果是矣但諫院計料誤錯耳豈有他情哉因論事之端至於罷職則過重送西以示公議可也兵使先犯法禁則將何以檢下乎曹允武其適之近來國法不行者雖有犯者以姑息之計例不治罪故官吏因而慢法國綱之不振正由於此也有識皆痛焉但邊將事不可騷擾盡違而又不可全釋故越祿一等以示懲罰不可改也○以柳仁淑為大司諫李名珪為司諫閔世良為獻納鄭彥慤李無彊為正言○

癸卯

御夕講傳曰咸鏡道野人豐侈饋餉貽弊於民此乃韓

亨允李誠彥方輪等開端生弊云其人先死未可追論其罪也

當諭曰萬戶僉使等有以毛物貿易事侵虐軍卒者摘發馳啟

而前者濫費豐饋貽弊於民久矣今不可因循積弊固當自今

痛革然卒然以惡草之物饋之則胡人必生恚矣漸漸降殺使

無生恚終期除弊可也○甲辰 御朝講○傳于政院曰常時

試場講經時依中朝隔帳使不知某人而出柱也今 殿講亦設帳則事體似異然國試重事也設帳於試官前與儒生相隔予則見儒生試官則不見何如非不信試官所以重國試也可否議啓政院議啓曰常時有司所試則慮其容私而然耳 惟前咫尺之地豈有容私之理事體未便傳曰予亦非必欲為也議其可否耳○乙巳傳曰今一品數少金安國乃戊寅年資憲今已白髮前亦以棄於外給加可也○以金遂性為京畿觀察使洪暹為弘文館典翰權續為應教李洪男朴公亮為正字○丙午左叅贊金安國啓曰臣本以庸劣遭遇 聖明前者承乏濫叨六卿之列叅贊之地而持身不謹獲罪公論退居田里無意還朝但祝 聖壽以畢餘生為計幸逢更化之時隨眾入朝未以復為六卿叅贊祿分之職不可堪處請辭未蒙允許畏天威而退日夜惶恐不意又給崇資無所措躬臣至為迷劣計慮錯誤事事皆失絲毫無補今則年益衰老所失尤多公論不與誠宜退還田里而又蒙天恩至此勢必不容於物情貽譏於後

世為 聖明之累也請收成命使之安分而居荅曰卿自予即位後久為臺諫侍從幸於一時公論如彼故退于田里予則非不知卿盡心於國事也物論亦以為當叙而遷延未果今適會蕩滌之時始得還朝矣近來儒生不事學問館閣堂上必如卿以經學為已任者然後許多儒生乃能感效也况卿為資憲今已二十餘年今之崇班宰相皆卿後輩也物論亦豈不計乎勿辭○已酉以柑子六桶及 御題十首下于政院曰以此柑子分賜于承政院弘文館侍講院藝文館司憲府司諫院其製詩以進兩司則不製可也○憲府啓曰凡特旨非老成人及別有賢能人不可京畿觀察使金遂性陞堂上未久不聞有過人之資且有物論請速改正畿甸凶荒太甚須擇識事理有幹局者遣之今者初試八格人等欲為殿講此右文義意然常時或殿講命官考講以盡勸課之方至若科場則自有有司必自上行之且於至尊之前往來任使之入亦不能簡略恐有不密之弊請依前例以付有司諫院啓曰京畿觀察使金遂性

曾波重論

遂性曾為副提學時
私鑑上劄見罷

不叙顯職久矣遂陞二品物

情未洽請改正答曰填闕之際每苦乏人金遂性已經侍從臺
諫大司成之任而方在閑官為堂上亦非不久故命差矣然物
論如此則依所啓可也以常例言之則定試官講經可也但予
每欲儒生專數殿講而儒生甚多不可盡講故未為耳頃者與
大臣議此別試規矩而初試少取入格者殿講後又為殿試宜
當云故已定之耳初試後又還改之不可也依初定特規兼示
勸勵之意可也○庚戌三公啓曰殿講事儒生專不治經學故
欲勸勵而為之雖一邊各五十人講之必不於初冊不通至於
三四冊則是幾二百人也一日內勢未可畢如此冬深日寒時
累日殿坐似為不可命官與殿講其勸勵之道則一也傳曰昨
日臺諫既論啓今日卿等又啓當依啓但予每欲多講儒生既
不可全數盡講而落點又有所不可故未耳今適此試議定規
矩如此耳初試後旋改之則不可也大抵我國雖於小事終為
者少中變者多是以雖出號令下不取信此我國之病也卿等

以冬寒未安於心然殿內不至甚冷而日候近又不至沍寒殿
坐而親聞講學豈有不可乎自古試武才時連三日殿坐而人
視為例事今連日講經則自下皆以為未便者何也武才重而
講經輕乎似為顛倒也雖連日講經於予心豈有所厭乎初不
定規而初試後予遽欲為之則科舉固不可如此無定也初已
議定以為勸學之方而人議囂囂未知其然也 成廟朝西征
將士殿坐試才此乃有司之事而其時不以為有妨今之殿講
實為勸學之道而乃以為有司之事未知其可也常時左右每
言學校解弛自上鼓舞之可也云鼓舞云者自上別為之事也
而又以為古無之事人議紛紛予實未知其故於勸學之道雖
別為之未為失也○憲府啓儒生殿講事請勿留難不允○以鄭
萬鍾為漢城府右尹申光漢為京畿觀察使○壬子 上御思
政殿講儒生取金福等四人○憲府啓曰近來法立不行尤甚
在前一應外任人負大小使命私行人等外方官婢娼妓作妾
任意率吏各官因此凋弊故立法已久今則專無畏憚為官吏

者拘於人情公然相許弊甚不貲况今邊將私妾不得率行官
婢娼妓帶率違任後率來者必多若此不禁邊鄙尤受其弊依
法贖身免役及法當免役外限十年庚寅以後或稱京奉足或
托他役違法免役人等來庚子年正月晦日內一切刷還本役外
方則下諭觀察使令都事無遺搜括刻期還本其居鄉品官官
婢娼妓作妾除官役村家率畜者以土豪論斷事請并奉傳旨
國家所用紙地為重今者紙價日漸踴貴而凡各司公事行用
紙地倍厚於前豐儲倉長興庫校書館奉常寺貢物田稅紙地
等並收來稱量長廣太過他餘紙地皆稱是皆出民力弊甚不
貲今後并依貢案斤數長廣行用如有不遵法禁依前濫用厚
紙者為先推考治罪荅曰所啓二事皆巨弊依所啓不遵者治
罪可也○大司成鄭世虎啓曰臣在帝都時聞藥牙子語醫員
裴千齡曰爾等金安老在時為其侵虐今則無矣云臣至為驚
駭問于千齡果然云到遼東獨在房中有儒生入來以諺字書
其名曰周士字曰尚志臣問曰此何書耶曰健子書也臣曰學

於誰耶曰爾國朱良祐教之云書狀官白仁英慶亦書示前日
引見時欲即啓達而因日暮未及啓耳我國所諱之事雖小事
漏說傳誨所關重大赴京使臣入京時如此之事毋得漏說事
言之何如傳曰所諱之事輕易漏通至為非矣依所啓言于使
臣可也○甲寅火星犯太微東垣第一星○乙卯憲府啓曰我
國之人往來中國者漏說國事在前不無若不知禁後弊難測
典籍朱良佑以諱字教誨上國之人所關重大請推鞠重論諫
院啓曰凡我國之事雖小不可傳說他國典籍朱良佑將我國
諱字傳教上國所關非輕請推鞠治罪以懲後人答曰朱良佑
推之可也○辰時白虹貫日○遣叅判鄭惟善如京師謝特賜
龍衣彩段絨錦勅之恩○丙辰諫院啓曰凡直赴殿試儒生例
於式年許赴其來已久今次別舉以該曹所啓曾為直赴殿試
人等趙光玉徑許入試科舉重事別開新例恐有後弊且恩命
當自洪景上出而該曹擅啓至為非矣請收成命答曰直赴殿試
人例用於式年而不用於別試矣禮曹來啓時予亦以為不可

也然禮曹非擅自啓之乃見朝議如是故啓之耳如是則明年式年之數亦似恢廣也不允○傳于政院曰皇帝所賜龍衣一襲今已製作既成禮服其服於臣民俱見之處何如中原不論四時通服羅衣我國之習冬節不服羅衣待其夏節服之乎其當明日殿試時服之乎議啓回啓曰龍衣已成御服雖似非時然自 上斟酌服之為當傳曰皇帝所賜臣民俱見之處所當服之也况此乃袂衣也非如單衣雖冬節當服之○三公啓曰武科殿試已定於慶會樓下矣然今當大寒之時日氣凜烈且此樓當北風雖圍毛帳亦必甚寒不宜殿坐也 祖宗朝殿坐於光化門外觀武方時有之此處則終日向陽矢道甚遠馬上諸才皆可試也且別無修治之功此處為殿試似便常時必於五更頭殿坐者欲試武才於慕華館也若於光化門外為之則如此隆寒之時不須早為殿坐也且入試儒生殿數不多可於此處一邊為場屋入製而與武科一時出榜亦何如傳曰慶會製之於勤政殿庭而考之於賓廳一時出榜亦何如傳曰慶會

樓下則自前為之光化門外則近日所不為故予雖已計而不為之耳今見日候酷寒可於此處為之儒生則數小入試於勤政殿庭則出入似難當於光化門外一邊圍作殿庭使入製述可也○丁巳 上御光化門外世子入侍文科取金澍等六人武科取李堅等八人○戊午弘文館副提學安珖等上劄曰仁愛人君天之心也而災異夫怒也怒未已禍隨之可不懼哉今月二十二日白虹貫日夫虹者陰邪之氣日者衆陽之宗陰邪不宜近大陽而今此白虹至於貫日謹按月令季春虹始見孟冬虹藏不見則虹不宜見於初冬而今者虹見正在仲冬白虹猶為異而又貫日貫日猶為異而又在仲冬之月非常之變疊見於一歲豈非天之怒甚而人之禍迫哉伏見 殿下對越上帝遇災知懼樂聞讜論思革弊政凡所以修省之道無所不至而猶不能霽天怒而弭天災臣等竊惑焉今也有納言之美而施措之實猶未副焉有憂民之意而及民之弊或未減焉節儉非不欲崇也而宮禁之侈靡自如聞掖非不欲嚴也而女謁之踈

經不絕至於奸細之徒通商倭奴仰累 聖明罪在必誅而治
之不嚴西北凶荒流亡過半軍額日耗無以守禦而廟筭不及
軍機所宜密也而驅逐之議屢年紛紛透漏事情徒為賊備搭
當邊事亦無其人待夷所宜嚴也而倭奴買賣不遵法條轉輸
之弊民不堪命谿壑難窮邊釁或萌此皆今日之大憂而 殿
下之所當深慮者也天之示災雖不能的指而應災之本實在
於殿下之一心 殿下之心即天之大陽也克明吾心之大
陽使外物之陰邪不得掩翳於光明正大之體則內而宮壺外
而朝政無不一出於正而虹蜺之氣自不得侵犯於在天之大
陽矣伏願 殿下留念焉答曰今觀所論正中時病上下須加
省念焉○以洪暹為弘文館典翰李世璋為校理○已未慶尚
道晉州幼學姜希源上疏陳時弊九條○延訪領議政尹殷
輔左議政洪彥弼傳曰近觀白虹貫日非常之變莫大於此予
欲訪問名災之由而近因國試及政事無暇議之昨見弘文館
之劄所言至當夫虹蜺乃邪氣也仲冬之月一陽始生方君子

道長之時邪氣不當于於大陽而致此變異豈無所名實恐小人將萌陰邪干其間故有此象也或言白氣兵象也方今待賈之事漸不如古邊釁之生亦豈可保其必無乎邊將之擇急務也然邊方如四肢朝廷如腹心腹心安然後四肢寧朝廷之事方所當念也京外官吏憑公營私侵刻民生民生之怨苦莫甚於此時感傷和氣豈不由此奢侈之習亦日甚焉此雖在上者無教化之所致然亦由於當今之弊在於奉公者少犯法者多也如朴守榮事弘文館上劄以為治之不嚴此言當矣予初聞其事驚愕於心但恐事涉宮禁詳究問之專不干於內間故欲速推鞫痛治以快物情而但慮刑罰失中則枉死者多傷和台災亦其所由欲推閱事于然後鞫治其身而全羅監司不即捉送慶尚監司其事于推事亦不即啓聞刑官雖欲嚴治無以為據兩道監司至為祿矣殷輔曰方深冬虹藏不見之時虹且不宜見况白其色以貫日白則兵象也方陽長之時陰氣干於大陽豈非可警之變乎方君子道長之時有如此變異今之朝廷

雖曰無凶邪之人然知人最難古云惟帝其難之又云大奸似
忠辨之最難也兩界飢凶併歲軍卒流亡大半若欲其足食則
必漕轉乃可若欲其足兵則必徙民乃可然以民漕轉其弊實多
而徙民實邊亦甚重難臣雖已思量於心而未敢啓達侍從以
為廟筭不及此至當之言也彥弼曰臣居大任每以空言塞責
無少補益國事日非災變疊興當擇人以任之可也小人今已
斥逐然人心豈可盡知一小人進則衆君子皆畏劫退伏 聖
心雖知之羽翼已成則自 上亦不能遽斥頃者 天意已盡
知之但未得斥去之機以 淹天誅耳小人不難知大抵不肯釋
權聚士門庭苞苴盛行此小人也 成宗朝大臣清簡自牧所居
必以茅屋不如今之大臣自 上須摠攬權綱可也自 上
每事必下問則小人喜其逢迎必竊權柄矣若顯有失舉則有大
臣臺諫論救自餘凡事必裁自 聖斷則奸臣無以措其手矣
李彥迪亦甚踈拙見其辭謝箋文亦其懇切彼雖為老親求補
於外朝廷則不可計其私也若置諸言地必不愛其身盡言不諱

矣 上曰彥迪固當用之於京職使之輔養東宮尤急焉但以
有老親故未耳然國家果不可計其私也○日暈兩珥戴○庚申
平安道觀察使尚震拜辭傳曰知卿發行欲引見而適以國
忌未果也平安道近來凶荒連仍赴京使臣絡繹不絕軍民凋
殘驛路困弊莫甚於此時天使之來每當農時民困於輸運卜
馱轉轉失業令各官百姓次次相轉使不役以庶使生民得蘇
卿其體予至意

十二月己丑憲府啓曰故司僕具允誠妾業德奪取嫡室尹氏
田民致令尹氏飢餓事初以風聞刑推業德而發明故以為受
刑人仍囚則隆寒之時恐至殞命完議放送其日大司憲成世
昌掌令林億齡適以病不仕而臣等經自放送今日坐起世昌
曰刑推人僚中不齊日放送不無後弊臣等不可在職請遞答
曰勿辭三啓不允退待物論○憲府啓曰執義安瑋等事雖出
於無情相容果難請遞答府如啓○諫院啓曰正言吳謙以門
陰筮仕官至縣監出身之後未徑顯職還為外任以事見罷命

叙之日即拜本職非徒事體不合言官亦為不重請適答曰如
 啓○傳于政廳曰李彥迪當補京職大臣已啓今以彥迪為兵
 曹叅判安珰為全州府尹可也安珰雖為副提學非如臺諫而
 此又陞品故為之副提學則以李滌單望注擬以金希說為戶
 曹叅判李彥迪為兵曹叅判安珰為全州府尹慎居寬為承政
 院左副承旨李滌為弘文館副提學洪暹為司憲府執義具壽
 聃為典翰尹元衡為掌令宋世珩尹鉉為持平李仲樑為司諫
 院正言○丙寅傳于政院曰近來人心巧詐風俗薄惡頃者水
 今山林等中間行賄賂言曰某掌令吾親也某事吾當請之云
 他人豈得知之哉物議每為內間有干請之事云如此云者想
 必許多內人族親之中有若請之而受賂者或至構成虛語以
 為某人以某事請于內間故如是矣前者韓世昌以衣服僭濫
 事被罪謫在龍仁秦世豪者以為世昌納縣布十四同于內謀
 欲免放云故李惟清為委官推之則乃謀欲階世昌構成虛語
 也以其推閱故歸於無實若不閱實則聞者必以為實然也人

心之巧詐無甚於此時未知何以革此弊也又不可任其如彼而置之也當更省念族親問安前已禁之矣今後雖切親一切勿為使無雜逕○日暈○丁卯日暈兩珥○戊辰南方有氣如火○己巳傳于政院曰千秋使尹思翼先來通事入來中原呀聞所見詳悉問之書啓雖有誤聞亦無罪責政院以通事言書啓曰九月二十七日皇帝幸于天壽山晦日回還以奏請事告于禮部尚書谷曰此國之大事當斟酌為之本文則不可全改當依題本改註云龔薛華天使各送下程于三使奏請冬龔薛兩度來見龔天使言于禮部主客郎中許琿曰朝鮮人不可以常例待之亦甚淨潔之人館所不可污穢以處之親往修掃可也許琿親來見三使修掃館所以處之皇帝有詔書曰今年寢食不安不能親行祀天祭冬至賀禮及翌日長時節拜禮亦皆停之文武百官但會午門外而出千秋節日我國最先到雖海內兩廣布政司亦曾未及○諫院啓曰凡在侍從之列者不擬雜職其來已以所以重其任也安珰以副提學特授全州府尹

內外輕重有間而出侍從長官以補外任未知上意所在物
 情驕駭此前日所無之事而遽開其端慮有後弊請收成命答
 曰安孩事予初無他意全州府尹適適全州非特大慶也李彥
 迪以清簡恤民之餘所當各別擇差以繼之故特命除之然物
 情如是則可適○庚午傳于政院曰前者龔華天使言曰國王
 欲改宗系奏請之時若寄字於我則我當圖之所以欲使寄字
 者是必欲使我國知其已功也寄字固予欲為也然當此機會而
 若可寄字則謝恩使鄭准未越江前為之何如其議于三公三
 公回啓曰寄字前例所無之事也然若寄字則其所措之辭不
 可輕忽今在于家不可各以己意入啓明日當詣闕議啓傳于
 政院曰寄字事欲更議之今更思之奏請事已下禮部今雖寄字勢
 不及圖之三公不須詣闕也○辛未傳曰麟山鎮僉使金溥百
 姓請仍任邊鎮之事不可以尋常論賞給加可也○癸酉傳曰
 權宗成羣行路大學生李世翱多般凌辱有傷打下必有情由
 而其始辭奸已之妾故歐打還照以輕律叔八其為不可若其

奸已之妾者當告官治罪不可無緣歐打於路上也大抵刑官之職刑暴亂詰奸隱明正其罪使奸人有所懲戒也此公事不用意推之至為甚矣刑曹官吏行公推考後改推可也○甲戌日暈兩珥○戊寅憲府啓曰全羅道觀察使尹溉狀啓覲親命徑適之在 前觀察使之有老親者覲親後還赴任例也今若命適則有老病親者不無窺免之弊時無天使之來而令預習漢語亦為未便請勿適仍任答曰親年今已七十有五加以病深數數上來亦多有弊且事大譯語要當預習故兼以兩意改之耳今見所啓仍任可也○己卯大司憲成世昌大司諫柳仁淑等上劄曰自古治小人必嚴其黨與之禁夫小人之亂國家者必樹其私黨朋比締結嚴刑酷法以杜其人口然後肆於為惡而無所忌憚其機豈不畏哉近者以金安老之事觀之方在貶黜之時奸細之徒謀欲引進陰謀秘計無所不至其術已行自以為得志褒揚眩耀同心固蒂有同骨肉國家之事將日甚矣幸賴 聖明洞照奸兇火法只恨治黨未嚴其布諸朝列者雖不能精察而明辨論之已以今日臣等

小容拜議但身死者保其爵位蔭及後裔悠悠至今二三年國法未
加公議沸騰其身雖死其罪不可容賞張順孫性本陰險先事阿
比以薦進之勞居首相之地黃士祐以段享之屬暗結肺腑恣行
無忌以躋崇秩李任兇險無狀曲意承附身雖早死其惡難容
閔壽千以安老為利源先為進用之計以嘯其類而羣聚之以為
張本焉此四人者姦黨之魁治之不可不嚴豈可以身之存歿而輕
重之伏願 殿下亟命追奪官爵以快公議卷曰今觀上劄去奸
已久國是已定奸人之黨雖不追奪告身人自知其是非也然
自古小人欲行宵臆不有其黨莫售其術故先樹其黨然後以
濟其術是故臺諫不計存歿欲示罪責之意似當然不可不與
朝廷議處明日命招政府全數議之○庚辰 命政府全數詣
閣門外傳曰大抵小人欲售其術必私樹其黨終至趨附者多
然後順指用事此治亂安危所關自古而然也是故君子如松
栢特立貞節小人如藤蘿攀緣於權奸張順孫等皆有識之人
終至於如是臺諫之論啓似當矣但自古小人治君子則已甚

君子治小人則不甚矣已死者追削其爵此曩者之所為也去
奸已久國是已定孰不知其附權奸起大禍之罪乎安老宐罪
後有疏者曰閔壽千往安老謫所勸以口蜜腹劍之語甚矣此
李林甫之所行也豈宜褻於口哉如此者追削其爵固不足惜
予意以為已死者追罪不欲成例為公論如彼不可不議于朝
廷也且自江原道造船輸穀于咸鏡道國家之大事如此凶牟
民弊不貲何以為之乎近觀刑曹公事有一儒生李世過路時
武人等疑奸其妻而有傷打下其笠子耳掩等迫令吞食以至
多般凌辱大學儒生七十八人痛憤具由呈訴于刑曹今方推
之此雖小事亦關士風故兼議之今將引見故先言爾 上御
思政殿引見政府領議政尹駿輔曰兩司上劄祿兩司之意乃
朝廷之意也其身已死其事已往追削其爵固為重難然物議
如此勉從公論可也凶牟轉運民弊不貲且前年北道失農軍
需匱乏絕遠之地不易輸轉不可不預先為之也刑曹公事此
雖一儒生之事而儒生等七十餘人呈訴蓋同是儒生故也然

一儒生之事舉館呈狀則亦有後弊固不可不禁但聞金安國之言一儒生過行無賴士族及賤孽之徒成羣相詰凌辱歐打無罪而如此逢打故儒生等通狀于刑曹若自失道見打於人而他儒生等如此呈訴則亦成後弊矣左議政洪彥弼曰上教以爲國論已定退奪死人官爵不當云然士論激起久而不止不可不從上曰已久之事今有物論豈偶然哉然其人則不足惜也若以爲死者尚且罪之生者豈可赦哉朝廷愈不妄靜則恐有後弊也右議政金克成曰果如上教後弊不可不計然公論不可不從也左贊成蘇世讓曰彼人等自未死前已有此論敗後固當即治其罪然務欲安靜而不爲耳今物論如此激起則勢如癰疽必決潰然後無後患也張順孫則位至三公而交結金安老昏夜之間微服相從日日密議相與引進布置心腹有事則一談同費以爲公論黃士祐則無有賢能而位至崇品者以安老切親也李任毒害之人朝廷之間多所中傷閔壽千締結羣類假托公論引入安老使之遠朝此其罪也此

四人者得罪于朝公論以而愈鬱必一決然後可也春秋亦誅亂臣賊子於既死之後此人等又何惜焉右贊成尹仁鏡曰當初定罪奸兇時以此四人為首故歲月雖久公論愈激以締結權奸之人不可死而猶保其職也自上務欲鎮定不欲治人已甚然臺諫因公論而發勉從可也左叅贊金安國曰臣廢退田里二十年乃始還朝不知朝廷事然近來變故連仍士類多傷魁首既殲此後固宜安靜然公論不泯以屈則愈激兩司所啓公論所在追論往事雖赫美事所關重大豈可以已死之人而不治其罪右叅贊丁玉亨曰人臣私相締結其罪大矣不可以已死而不罪國家雖欲鎮定臺諫豈偶然計哉若不治罪後弊無窮矣○得于政院曰內官李承緒前任中宮殿掌務時去甲子年十一月初八日觀象監進排乙未年日課尚宮三件侍女廳二件 貞顯王后尚宮七件 并十二件虛名列錄著名欺誑書給使之進排中間無置處致令觀象監官負錄賊案辭緣推考可也觀象監官負日課四十件進排云二十八件實有處置

十二件內官以偽名捧納錄案本監官真實非其罪分揀以啓
事招政府郎官言々○辛巳執義洪暹啓曰宰相臺諫於國家
相為可否臣父為議政臣連處言職恐妨於事體臣自丁酉以
至今年在臺官者幾二十朔至為未安况執義風憲亞長於一
司之事有時裁斷其任尤重請速違臣職答曰國事以公論為
之父予雖為宰相臺諫有何所妨勿辭再啓不允○捕盜將尹
熙平啓曰楊根居金世傑高適高建等以童石終為殺人強盜
故捉囚其為強盜明白今聞高建已死於刑問一次高適金世
傑亦受刑幾至於死云請保放調理後推之傳曰刑曹公事未
為失也外方人若有嫌則豈無偽告之事乎但一人已死三人
若皆死則不可不救療也保放則不為可也又傳曰尹熙平所
啓之言乃欽恤之意也然為捕盜將則凡捕盜賊但為捉報刑
曹而已保放等事非所任也○壬午憲府啓曰忠清道武科試
官李培根等不小國事任意青帳進退矢數不實施行用情判
然不可使在官請罷職國家濟生之道醫藥為重近來人心懈

弛醫藥之弊尤甚在前藥材所出各官使醫生隨月採取依方
乾正上納故藥材多而且精今則不然守令利於役使不宐醫
生非徒不使採取至於其地必產藥材不知為某物刻督民間
並徵布物輸于都會官都會官不以藥材輸納而并用綿布專
委於使輸納於兩醫司兩醫司奴婢及居人等盜出庫藥還納其
司徵價無算故藥材日之民生日窘誠非少弊不得已各別申
明嚴治可變其習答曰藥材事係允李培根等事以常事論之
則當罷矣舉子等初作亂之意欲陷試官也此守令等雖有所
失當贖而不適然後可止此弊也○忠清道牙山日暈周回青
紅白色有兩珥珥邊有白氣暈外體如虹蜺布列移時自滅○
癸未 上親政于思政殿書李芑名下于吏曹判書柳灌等曰此
人兵曹判書可當故為之柳灌等回啓曰李芑多識邊事固為
可當但其妻父為賊吏大典署經條云並考妻四祖此則必恐
其或有庶孽而然矣後續錄云賊吏女婿勿叙政府吏兵曹等
職此法行用故人物可當而未嘗擬望耳妻與已敵體若其家

法不正則不可故並其四祖而考之然物議以為宰相則不可拘於此也云後續錄之法亦有不用者臣等每欲與朝

議之而未果耳未知何以為之也 上曰李芑妻父事予所不

知也然則其以潘碩枰為之權等回啓曰 世枰亦知邊事甚

為可當但政曹乃高選碩枰物望素輕何以為之傳曰然則

擬望以啓可也 上又以鄭大年名書下曰其以此人為直提

學可也 又書大君 以下曰大君七歲則封爵此大君爵號數三

言啓灑等以三望書啓傳曰加書啓可也即加書回啓○兵曹

判書尹仁鏡啓曰臣本以庸劣他職尚未堪任况兵曹重任乎

武備之事臣全不知之請遞傳曰勿辭○甲申 上親政于思

政殿傳于承旨崔輔漢曰後續錄不用事昨吏曹啓之該曹堂

上政府全數入闕庭時議之可也回啓曰李芑賊吏女婿事議

之乎大抵後續錄法用否議之乎傳曰皆議可也○以垣為慶

原大君金安國為兼藝文館提學梁淵為議政府左參贊尹仁鏡

為兵曹判書鄭大年為弘文館直提學韓澍為校理李潤慶

為副校理李凜為修撰金天宇為副修撰○乙酉諫院啓曰司
成金弘胤前為廣州牧使時身病呈辭適來未久汲汲還叙未
便請改差兵曹佐郎慶渾趨向不正政曹不合請適加平郡守
李希輔非徒人物不容於公論前為守令到處不謹不可復為
臨民之官請適中樞府經歷金克悌居鄉作弊多有泛濫之事
至使隣里居民不得安接前為守令時亦多貪鄙之事請罷其
職以懲後人密陽府使魚得江本無剽煩之才年又表耗本府
地大民衆不能堪任非徒弊及於民官事板蕩將為棄邑請改
差谷曰李希輔魚得江等皆守令也治民之事關重故依以慶
渾之趨向未之知也兵曹雖非他司之比然此乃以行文官不
須適也○金克悌往者被罪之人也既已懲其惡如中樞府則不
須適也○憲府啓曰直提學經筵堂下官之長其任最重故在前
出身久近人物賢否一時公論歸重然後擬之鄭大年出身今
纔八年恐為太速請適兵曹正郎李若海為六品今纔十九朔
遷陞正郎文學鄭彥慤為六品十餘朔亦陞五品大典內六曹

郎官仕滿九百陞叙而驟陞至此殊無用法之意副修撰金天
宇出身未以今為修撰官爵太濫請並改正大抵用人之際出
身先後踐歷以近並宜量度而近來仕進之路太迫故士多躁
進之心年少之輩驟次躡進國家所患多出於此更須申明舊
章自 上亦重毋或輕擢司成金弘胤以廣州牧使身病呈辭
纔數朔遽陞三品前者呈辭守令等並除外任而弘胤獨為京
官三品用法不一吏曹至為非矣請適答曰直提學以出身之
以者差之果當然此人時在正三品與直提學同品亦曾久行
於本館故特差之不須適之李若海鄭彥慤人物則可用於此
地但為六品未以云待其差久可陞金 天宇出身雖未久然弘
文館不計仕數次次遷轉例也大抵用人之際計其久近與銓
曹詳察為之而勿輕擢之言至當也金弘胤事依允○丁亥五
更月與心後星相犯月食星○日暈○戊子憲府啓曰弘文館
不計仕數陞差之法臣等非不知也但雖名士汲汲驟進不特
非國家之利亦為仕者之不幸金 天宇出身未久鄭大年亦為

副正數月陞為正又陞為直提學恐太速敢請遞近日年少武士多為內也守令其赴任者雖不可盡遞未赴任新授者寧海府使鄭允誠溫陽郡守李亨孫寧越郡守尹世衡每州判官金士恭公州判官閔宗元等請遞且內地臨民之職多用武士亦為未便舉子作亂專由試官所失而舉子等皆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罪試官之罪又輕於彼况他道試官雖有錯誤皆不至此李培林等請依律施行答曰鄭大年金天宇不允於前日者以其侍從也然陞職太速云當遞也鄭允誠李亨孫尹世衡金士恭閔元宗等皆果年少則不可一時多差內地使之用於邊方故依允李培根等予初意以為舉子作亂而罪及試官則恐此風不戢也今舉子已受重罪而試官仍任其職果為未便只罷可也○諫院啓金克悌事答曰如啓○傳于吏曹判書柳灌等曰頃者晉州儒生上疏曰不法守令界首官當御史結銜糾之云此雖不可施行然近來守令不法故民弊日甚許多守令固難盡擇今監司則皆已擇送矣都事若以臺諫侍從為之則守

令自當畏戢其議以啓灌等回啓曰都事一道褒貶之官其任
重大上教允當但臺諫侍從之官有數雖有外任之時然
一時盡差出送則於內外輕重之義似乎不可適差時擇送何
如傳曰如啓後續錄不用法條令六曹書啓欲與大臣議之而
昨身續錄其法條不多非以恒法而乃依受教例用之不必與
大臣議之也法者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今若與大臣議之則
似乎煩瑣故不為矣○夜黑氣自西方天際至天苑星長七八丈
許布天○己丑兵曹參判李彥迪啓曰臣本以庸劣別無才
德上疏陳弊職分當為臣之所言無纖毫補益於國家而虛受
恩寵尤為惶恐請改正臣職傳曰上下之意皆以卿當為世子
賓客矣其勿辭彥迪又啓曰今世子學問高明日就月將輔導
之任尤為重難如臣淺暗輔養重地何敢首慶請速改正傳曰
觀卿以輔養重難為言則知卿尤可當此職也其勿固辭○憲
府啓曰家陽地大人衆一道臣邑近緣魚得江不能治事官事
板蕩若林出衆之才難以蘇復將為廢邑至為可慮曹禧素多

物論請逆傳曰如啓○全羅道和順日出時半布長光輝熹微
與虹光相盪或白或黑或青或紫變化其色或進或退翻覆回
還如碾舂狀至一炊飯而止日之南北兩邊有虹如日形稍小
微白不能的見其形至辰時自北虹貫日中虹外又西有二處
虹形或長或短內則紫黃色外則青黑色至辰時末而止○辛
卯傳于政院曰諸君公主翁主吉禮時所用古有橫看如水精
青玉纓子等物支定不產處則以布物買于市市若乏盡弊反尤重
以不緊之物致莫大之弊今後使不支定各官青玉水精皆有
用數水精則以真珠代之青玉則沈香代用事言于尚衣院不
買市裏事言于戶曹○壬辰傳于政院曰強盜作賊而現捉同
黨援引而被推者則覈之非難矣若鄉村真為強盜者人所欲
告而畏其報復艱難密告而反加刑訊於告者至為不當弊固
不貲又有外方微眇人所不知者有嫌之人據疑似之言多般
搆飾密告於捕盜將而捉付刑曹不察真偽不推事干而嚴刑則
非徒冤抑之多有嫌者亦以為幸如此等事必審克之然考事

干之招先辨是非然後可訊者訊之則得當矣近來刑官不能明辨真盜幸免非盜枉被其命招刑曹堂上言之○癸巳千秋使尹思翼回自京師 上引見思翼曰宗系事使李應星言

于禮部主客司郎中許礪慶請之則以大明會典一卷出示之曰汝國所請即此事也然此祖訓朝章不可改但以各主奏本發明為奏則猶可為也云華薛皆言力為之而未見其力為之跡也龔天使來見玉河館臣等請欲見大明會典改書慶則答曰未成之書不可示外人皇帝方重汝國必力為之汝須啓

殿下勿動心也龔使言于禮部郎中許礪曰朝鮮使臣得病欲速出且房舍亦必汚陋須潔淨修掃以處之可也許礪即欲來見龔使使人來曰許將往見矣臣等衣服冠而待許礪果來慰曰客舍無乃齟齬耶至於寢具亦皆披見慰勞備至乃曰此綏之意皆龔天使之力也華天使以五經大文及首帕二方進上又送單子使華一統來問 殿下安否又問世子安否臣以平康答之仍使李應星語曰自大人回還後 殿下至今未

忘每見皇華集想像風采舉國亦常欽慕之耳龔天使處所以
皇華集全秩送之者以面請於殿下而又到平安道請於鄭
判書故耳我殿下若聞大人之言則將必送之也又華一絃

來曰華天使言前持來草綠紬大紅紬鄉族有求者即給之今
又有求之者言于蘇處而送之則當以南京匹段報之也皇帝
十月初一日行天壽山祭九月二十五日宗廟祭六日視朝

晦日又祭于宗廟此出必告及必面之意也但不得親行祀
天祭乃詔曰頭不痛體不熱只是食少嗜卧云凡公事則依前
今日入啓則明日啓下又明日下該司若有疾病則安有公事

政事如前為之耶薛天使處沙盞給之則曰此非吾請何以送
來必是華使之呀求也然稱羨而竟受之思翼以五經大文冊
二卷首帕一封書簡單子一事入啓其單子曰昨得皇華集讀

二十部而舊刻無之未成全書耳况在前人已有所事而令獨
少此殊為缺典豈以珠玉在前而形我醜穢故泯之耶然中朝
紳欲觀全書後為盛事而卒無以應將意吾二人者不能見
重於貴邦使舊典浸廢遺笑多矣倘不終棄後有使便即望繼
惠以補前失新刻更需十部傳之子孫恐道遠難致分作二次亦
可仍囑來使若區區離京師則送華軒都諫處轉致幸幸

○傳于政院曰尹思翼言華使以謂皇華集何不與龔使一樣送來乎又以首帕及書冊書簡送致進上且求請草綠等物于蘇世讓處薛使則見其沙蓋曰此非吾求必是華之所求也然稱美而竟受之云其回答事當何以為之三公今適來闕其議啓三公議啓曰見華使言我等不見重於貴邦云其心甚有所不平故如此云也所求沙蓋送之於薛天使亦所以不平者也既以五經大文首帕進上華一統又來言前持來紬已給他人而又有求者請送云此豈一統所言哉必華使如此請之故來傳耳不可無回奉物也沙蓋亦宜量數送之皇華集薛處不可不送日温時預印二件何如傳于政院曰華使若不求蓋而今乃送之則不當也其所求皇華集與紬則當給付蘇世讓使之回奉

三十五年

大明嘉靖十九年

正月甲午朔以權停例行賀禮○自申時

至酉時有雲氣自坤方至巽方橫截色黃○丁酉以李苞為刑

曹判書權撥為漢城府判尹○戊戌 御夕講○憲府啓曰權

撥為判尹今以奏請使赴京還期尚遠而務開日迫詞訟必多

積滯雖有左右尹無長官則不敢擅便請速遞之以在京者差
之且 祖宗朝六卿及訟官皆得以任不輕遞有至七八年者
且官至六卿則年亦衰老何能無疾病乎雖有小疾亦有貳官
可以治事近者在六卿之職者因微病一旬之間呈辭至再乞
解機務亦非王臣蹇蹇之義今後非重病久未出仕請勿輕遞
荅曰見權撥書狀去月十八日回程云本月二十日後當入來
矣 宗系大事得請而來即遞東班職異於事體左右尹亦有
之不須遞也訟官不可數遞之言至當今後受由者度其調理
間而更呈一旬之內毋得累呈可也○奏請使權狀啟曰臣等
到北京使李應星語主客司郎中曰我國 宗系事永樂元在
正德十二年今皇帝嘉靖八年累奏聞奉聖旨改正而至今未見成
書我國君民憫鬱固極大人備細磨勘以解一國之憫郎中曰
知道朝廷必好為之其各退去翌日遣李應星于龔天使家曰
前日大人之奉使小邦也 殿下已告宗系改正之意伏望大
人勉力周旋以副 殿下之望荅曰此事已詳知之但朝廷多

事會典纂修傳之已以然奏本已達吾亦當為見禮部堂上言之是日薛天使亦來主事廳求見臣等令李應星將宗系事如前語之荅曰見禮部堂上當為懇說是日遣應星于華天使家又告宗系事荅曰已詳知之矣當言于禮部尚書云上馬宴之日令應星告曰本國宗系奏請已蒙准請皇恩罔極但會典成書國王難待今日若受勅書賞賜等事則陪臣必速還報尚書荅曰今此奏請之事固非如前日之泛然聖旨甚好是亦成書况已送史館史館必當附錄徐等勿疑即招主客司都吏教之曰汝往內閣告諸閣老速寫勅書以付之仍言于應星曰吾當速處十四日遣李應星于龔天使家告辭引入內廳曰宗系事已抄奏本置諸內閣但俟刊行耳此吾親自抄書者汝還本國啓達國王為可因以題本勅書單字入啓乃曰禮部題為陳情辨誣乞恩事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云云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詳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得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內該本部題為陳情乞恩事該朝鮮國王姓

諱奏稱伏覩大明會典內朝鮮國下註云其父李仁人及
祖舊諱今名某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
氏四王姑待之聽此不勝兢隕照得永樂元年正月內先臣恭
定王某曾將前項宗系無干奏本聖旨朝鮮國王奏既不
係李仁人之後想是比先傳說差了準他改正欽此及稱先世
原出本國全州二十八代祖翰仕新羅為司空六代孫兢休入
高麗十三代孫安社仕于前元職安社曾孫子春生男太祖
舊諱與李仁任世系無干又稱恭愍王將寵臣辛旽之子禡為
已出後被嬖臣洪倫崔萬生等弒逆權臣李仁任仍以禡為嗣
洪武二十二年王妃安氏始黜偽辛以王氏之裔定昌君瑤
署國瑤又不義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內王妃安氏廢之臣民推戴
先臣太祖諱主國先臣既具奏聞欽蒙太祖高皇帝命為
國王賜國號為朝鮮先臣太祖諱始改名某將王瑤便養私
邸使終天年及又有稱尹彞李初之徒巧構虛妄今會典所錄
弒四王之說出於虛捏之口伏望聖慈仰遵先皇帝之命許正

傳說之謬則臣之一家得祖其祖先臣太祖諱亦雪幽冤不勝
幸甚等因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本部看得太祖
諱得國改號皆出自太祖高皇帝之命聖恩所授決非苟然且
不係李仁人之後又已奉有太宗文皇帝詔旨許令改正而一統
志又明著王瑤昏迷太祖諱為衆所推等事與今所奏大略相
符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朝鮮國王諱之祖不係李仁人之後
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他改正今又具奏陳情誠孝可念選
寫勅與王知道欽此欽遵又查得嘉靖八年內該本部題為陳
情辨誣事據朝鮮國王諱差來陪臣吏曹叅判柳溥等因呈內
稱朝廷方重修大明會典本國宗係等事未曾改正乞要查
照本國正德十三年元來奏本及永樂二年正德十四年欽奉聖
旨內事理趨此重修之時從實改正等因題奉 聖旨是朝鮮
國王陪臣所呈本國 宗係事情既有節奉祖宗朝明
旨依部裏便查查備細開載送付史官採擇施行欽此欽遵
今奏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朝鮮國王諱奏稱始祖諱不

係李仁人之後凡弒四王等情乞要通查前後辨明奏呈備載
首末一節竊惟旌別淑慝聖王御世之大典稱義不稱惡亦孝
子慈孫之情有不能已者朝鮮國素秉禮教多效忠勤奏辨情
與李仁人無干列聖已悉其情皇上又許其請與之辨白似亦
相應但查得所辨李仁人及子今名某者并凡弒四王等語皆會
典內所載祖訓之語豈敢輕議改正合無俯從所請將伊前後
辨明奏呈及節奏列聖明旨送付史館今纂修會典令其叙入
朝鮮國項下祖訓會典兩無相妨傳信傳疑各有所據本部因
咨行本國知會庶天朝旌別之典正而遠人祈懇之誠亦慰矣
緣係外國陳情辨誣及奉欽依禮部看詳來說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旨嘉靖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具題本月十三日奉聖
旨是皇祖大訓不敢別議該國奏詞并奉列聖明旨此後纂修宜
附錄之仍寫勅示王勅曰皇帝勅諭朝鮮國王姓諱爾國數以
宗系明非李仁人之後來奏我成祖及武宗朝具有明旨朕亦
具悉矣但我高皇帝祖訓萬世不刊會典所載他日續纂宜詳

錄爾詞爾恪共藩職朕方嘉爾忠孝可無遺慮也其欽承之故
諭○上御思政殿引見大臣尹殷輔曰臣見禮部題本前則但
曰遵他改正送付史官云如彼其泛然故事終不決今則至為
詳悉祖訓不可輕改該我國奏事列聖明旨當於修撰時并錄
則舊文雖不改得以辨明於後此莫大之慶也謝恩使宜速
擇遣洪彥弼曰自 上奏請事決斷為之如此得請 祖宗在
天之靈豈不悲感禮部尚書為公事善覆奏聞皇帝特施恩典
前老累度奏請而今乃得之至為可喜謝恩使宜速差出 上
曰此關於 祖宗之大事欲親祭告于 宗廟當於頒勅後擇
日告廟為當且觀忠清全羅道日變書狀則十九日二十日
皆有之災不雨生必有雨召非常之變莫大於此考諸觀象監
則十九日事大槩啓下而二十六日事全不及察故其官負令推
考矣殷輔曰前於乙酉年寧邊日變非常而此處則不見常時
流星則忽然流下而又各有守更者故或有不得見者矣若白
虹貫日之類晝之所為也若分明有之則一人雖不得見他人

必得見之蓋天上之變有見處有不見處故如此矣○己亥領
議政尹殷輔等與六曹參議以上同議啓曰奏請使寄別昨日
暮未及見之今始得見龔天使語李應星曰宗 系事已抄奏
本置諸內閣但俟刊行耳此吾親自抄書者云今行謝恩使聞
見其抄書傳書而來然後庶可知其載錄之語也龔使之用力
不小而又每來見於館所人情物當各別送之而衆議以為華
薛雖無用力之跡多示以用力之辭色龔處獨送則中原人小
事輒生猜忌當一樣送之而加送龔處可也謝恩方物考於前
例奏請特優於數今則可謂事成天使處送禮幣何如傳曰
議意皆當可送物件磨鍊以啓殷輔等以物件書啓龔天使處
大硯三面白細綿布十匹白細苧布八匹六幅油席三張繭絲
紙百張華薛天使處大硯三面白細綿布五匹白細苧布五匹
六幅油席三張繭絲紙六十張仍啓曰前例謝恩禮物多送之
時則使副使往矣一使往時則禮物少矣今禮物從優送之依前
例何如傳曰前例如此則使副使送之可也右議政金克成議

啓曰 宗系辨誣事得請此實莫大之慶事雖出於皇恩而
龔使用力為多固宜別致禮幣以謝華薛雖若無功親承面教雖
不見用力之迹亦不可以為無功華使因皇華集之事至數不
平之語曰吾等不見重於貴國云若知三使禮幣不同其不平
之心恐不止皇華集也臣意勿計用力之多少禮幣當一樣送
之三使聞之必服聖心之公恩出於皇帝而私致謝於龔恐違
事體 聖教允當然既為私請私謝何疑在赴京使慎察處置
耳傳曰右相議勿計用力之多少當一樣送之云此意至當但
羣議已定不可改也○日暈兩珥○對馬島主宗盛長遣沙萬
老愁戒來○庚子領議政尹殷輔議國有莫大之慶所當推恩
於下別舉亦是頒慶之一事不得下為但今諸道民方阻飢文
武舉人遠賫糧料馳集京師弊甚不貲且近來別舉只取近道
儒生此徒取士不廣遠方抱材願試者亦多缺望待秋成取人
上改允當傳曰來秋成當為別舉諸事預備事言于禮曹○辛
丑弘文館副提學李滌等上劄云天以災異警告人君不知所

以應之則終至於層出疊見而禍敗從之伏見 殿下臨御以

來天之警告無歲不切而未有如今時之甚者也夫日者人君
之表而戾氣干之則其為變大矣白虹之貫在於仲冬又於季
冬之月有虹圍日進退交盪變色無常而白者至於貫日其所
以警告者迫而禍敗之來在所難測臣等竊懼焉一變之作足
以警告而數月之內至再不已臣等恐 殿下應天之文不符

於實責躬之敬未勝其怠故乖氣日盛天怒愈急而致有如是
之變也遇災論列亦非一再而聽納之效猶未著焉內而宮壺
外而朝廷無一而非應天之所防微杜漸轉禍為福惟在 殿

下一念耳伏願 殿下留省焉至如 宗系之改國家大慶

上之圖報宜無不至然皇恩之降實由於事正理直而 殿下

誠孝有以格于天朝也今也以曾使我國者為有力於其間別
致私謝之具人臣義無私交故東脩之問不出於境禮也齋持
貨物彌為禮幣而私相報謝其失禮甚矣况恩出於上而謝及
於下其於事上之誠恐有所不專也若使識者知之而見賤者

得玷於公論則內外彼此具有其責而書諸史策後世見之并
與其所以改者而議之則非但有越禮之譏事之已正者反有疑
於予正者矣伏願 殿下垂察答曰今觀上劄所論皆當天之
示變近非一二諄諄警告者正如父母之教子累戒而不順父
母之教則罪責隨之矣天變非常不應以實則禍敗來之可懼
孰甚焉况喜慶之際又示天變尤所戒懼也人心至喜則放心
不懼喜慶之餘天變至此君臣上下皆以為將有何事而示此
變乎夙夜憂懼此其時也天使處人情朝議皆然以凡人之
情論之則不可不報功諸侯事大必須合禮後無可議也予已
論之曰是出於皇帝而私報於下以為未便云正與此劄同也
當更議朝廷○傳曰弘文館劄論後世之議安保其必無諸侯
事大必合於禮然後可無後議也曩天使以翰林每示勉力之
意我國若默然不報則前後奏本及列聖明旨抄書之際解怠
其心則恐無其實故上下欲送物矣然天朝士林有識者必多
若聞朝鮮私相報功致賂於三天使則其以我國為知禮乎恐

彼此皆有物論也且思出於上而私報於下此予初所以難之者也然終默然不報則報功之意不著但言之以相信之意略送文房之物于三天使曰大人每臨陪臣館所問及寡人情莫重焉以文房若干之物表予區區之誠以是送之則其迹不干於賂而無嫌於報功也○壬寅 上親傳 宗廟香祝○傳曰政府六曹處議得之意已傳教矣然反覆思之當初予聞宗系事得請深有喜大臣亦言龔使之功見於事事故人情物可送事議之以為只送于龔則華薛必有不平之心議論不一故更議三天使處皆當送之而有輕重之差耳非但以弘文館劄子而言也當初予意亦以思出於上而私謝於下為不當今以賄贈則有至畏之幾雖令潛給知之者必多幸有嫌於心者則必以為朝鮮於宗系奏請事禮部既為題本皇恩亦至如此而私致人情於天使云則彼既被物論我國亦以順理之事及得不敬之名矣今姑以言辭謝曰上則皇恩罔極下則三大人不忘前日屢告之意使得所願至為可喜以此致謝而已不送人

情之物以待後行寄送文房之物為當其反覆議之○癸卯憲
府落曰 宗系改正之事一國莫大之慶然實是天下萬世之
公論其間不可有私情也彼三天使者不可叨天寵以為私力
為我國計者亦不可以公論之從正皇命之諄切歸功於三使
而私致物貨也而况論功之高下而致賂遺之厚薄乎深恐意
外之論從此起也帝王之事與士庶不同其事上以誠而不容
有為其待人以公而不容有私其於三天使處請勿送幣答曰
啓意至當予非因臺諫侍從所啓而言之反覆思之當此之
時天使處若以人情物送之則以理直之事反被物論此實至
畏之樂也故累下傳教今當議處○議政府及六曹漢城府堂
上承文院提調等同議啓曰宗系辨誣辭順理直奏蒙勅諭豈容
私力於其間哉但今勅諭之辭丁寧懇至不止如前者泛然之
比且龔使適在其任周旋用力無所不至彼以其誠我不可後
莫况會典時未刊行後事尚多遣使謝恩之後略將禮幣
及文房之物分遺三天使以答其誠臣等前議只如是今承可畏

之教 聖慮深遠博採羣議斷在 聖衷傳曰臺諫侍從於凡

事以正論之而非大妨之事則與朝廷共議以權宜處之之時
有之今上謝皇恩下行賂幣則安知後日正論起於朝廷乎况
又有憎三使者則彼此皆不得辭其罪責此乃至畏之幾也以
理直之事反得責於行賂恐有後悔今使之行也三天使或來
見於館所或通事往見則不以禮幣只言之曰 殿下得辨宗
系誣事上則皇恩因極下則三大人用力一國臣民無不感激
云觀其辭色而後更議後行次時文房物從略寄送可也尹啟
輔等回啓曰 上教允當○全羅道觀察使尹溉以病母相見
事受由上來仍啓曰濟州三邑人物流移出陸者前日敬差官
發遣刷還本道右道水營案付鮑作漢亦在刷還中其時柳泓
為水使啓以為彼人等皆被刷還本道無操舟人云大臣與該
曹議之使敬差官水使一同可留者留之而其留者之同衣食
父母妻子亦在刷還中故或夫留妻還子留父還去七月間啓
聞取稟而該曹防啓故今方刷還其人父子夫妻相與離散人

情乖拂臣所目覩敢啓濟州地薄民不肯居流出者刷還甚多
各司奴婢本居陸地而納貢于濟州者亦甚多以其無選上故
也如此人亦呈所志以為我本非濟州人云而或見刷還則即
時逃來或不入歸濟州則本州報于監司監司督其隣里一族
刑問窮推騷擾民間是不分以近一切刷還冒籍之人故如此
也臣目覩其弊而適到于京故敢啓意或別有處置事也荅曰
今適大臣到此當議以處之尹殷輔等與該曹堂上同議啓曰
濟州三邑居民日就流亡幾至空虛故為遣京官陸地移居者
一切搜刷悉還原籍而因右道水使柳泓啓請營屬操舟慣熟
鮑作漢等量數許留使仍營役今觀尹澆所啓前項名隸營案
各人其父母妻子與同衣食者略不分辨併令勒還或夫離其
妻或父離其子不得相保以生彼此失所非徒各其生理可矜
轉為此離之民慣知水道者勢所難得雖遇賊船未由登時勦
擊亦非細故今監司為定都事詳悉推閱其同籍父母妻子許皆
仍留具由啓聞各司奴婢或憚選上冒名入籍者不論以近無選

制還亦甚騷擾今濟州三邑守宰審覈入籍年月身居陸地貢
納濟州不係原籍者勿令督還具名啓聞何如傳曰知道○已
時有氣自日四方旁散布天形如輻輳色白良久乃滅午時日
北白氣如半暈狀○千秋使尹思翼還自京師○甲辰三公議
啓曰龔使處當因便語之曰今此宗系辨誣事曲加周旋會
典應附前後奏辭至親自抄書付之內閣殿下不勝感激令
致謝悃云繼以使臣之言言之曰殿下欲於此行略寄文房
之具但未知尊意如何未敢耳殿下感激之意後當知之以此
慰悅觀其辭色而來華薛兩使則別無用力之事此行亦有
皇華集沙盞贈送之物不須另加致款只以宗系辨誣實賴
大人之力殿下感激致謝之意言之何如○乙巳憲府啓曰
宗系改正事在前奏請屢蒙允俞至降勅書然未有若今日之
詳盡臣民無不喜悅但前者俞音已久而未見成書故不能無
憫鬱今亦再請此後若不即成書而歲月愈久則人心憫鬱亦
如前矣且中朝之事難可造度今者見勅而告廟成書久不

來則於事體未安又待成書之來不得不告 廟則似為煩瀆
臣等區區之意止可受勅以待後日成書之來然後告 廟受
賀於禮為當日近日災變疊見上下兢惶正當修省之時而去
冬以宣賜龍衣受賀百官加別試今亦先農親祭及受勅等
事予以而並臻亦將受賀施恩慶敷而禮煩於人心似擾不知
必當於天心也國家大事有所未安於心不得不啟敢啓答曰
此事未知朝廷輿議也予意以為宗系改正事前日雖得累蒙
允俞皆泛然而已今日之事皇明祖訓後嗣不可專改故本國
前後奏聞之辭及列聖明旨朝鮮國之下附註明白傳信後世
莫踰於此豈待見成書之有無哉今若一告諸 太廟則何必
待成而再告乎前日之慶皆非若此慶之大也有災變則上
下當共謹戒也亦有大慶則豈以災變廢大禮乎况此受賀施
恩重示皇上之恩也非如我國自為之例也不可已焉但先農
親祭受賀等事非不得已之事一時為之既且騷擾則雖停何
防然此亦大禮當議于大臣○傳于大臣曰予遇大慶親告

太廟禮所當然故已令擇日而無可行之日故二月十五日欲遣世子告廟而更料之二月初三日迎勅吉日初九日祭祀亦當也又以領相尹啟議觀之雖犯致齋為皇命而聽樂則十一日可告也然十一日則非徒犯齋未安有飲福之禮拜表飲福難可為於一日奏請使權慮於此月二十月前越江二月初三日迎勅初九日親告也又聞之初二日百官如此則受誓戒云犯齋迎勅亦所未安十五日遣世子告宗廟可也雖犯散齋不可不親告則當諭權撥初三日迎勅之言也前例有災變時告宗廟則不計散致齋親祭也此告廟事不如彼例而不計齋戒心甚未安故議之又傳曰李芑宜於兵曹判書而只以賊吏女婚拘於法例不得為之昔在祖宗朝立賢無方故可用之人則不計庶孽許通仕路矣拘係小事而不用可用之人則有妨於用人之道其議于政府可也殷輔等與禮曹同議啓曰今此宗系辨誣比前詳盡感戴皇恩告于宗廟禮所當然後日成書之來雖更告廟既為告廟則陳賀之禮亦不可廢

也有何煩瀆今以慶事親告 宗廟其齋非如大祭之比只齋
二三日亦為無妨親祀先農雖是祈穀之盛事災變連仍慶事
重疊實所未安臣等亦欲議啟停之為當且大典內臧吏子
及孫勿叙政府等顯職而女婿不與焉後續錄臧吏女婿勿授
政府等職云者必因續錄署經條並考妻四祖而然也後續錄
多有所妨故雖有可行條使稱受教而用之餘皆收舉不用李
芑雖云臧吏女婿既為六卿有文武材多識邊務置諸政曹無
妨傳曰知道先農祭停行事及李芑事皆如大臣等議○日暈
兩珥○丙午傳于政院曰予嘗考 世宗朝政院日記天使之來
或有故則遣世子代行務本之事農桑為重今此祈穀之事遣
世子或三公攝行何異於親行昨日未及議之三公慶收議可
也○憲府啓曰後續錄在即位後乙亥年間其不可行用者簡
確交周其存者皆可用條件故臧吏女婿勿擬政府吏兵曹
司憲府司諫院承政院弘文館春秋館侍講院等職條猶在且續
錄署經條並考妻四祖云若以為宰相無署經則凡四品以上

皆無署經而其不授顯職則同此非獨後續錄之文然也以此
李芑為宰相已久而不曾除授政曹今以李芑為可用設法而
授之今後署經並不考妻四祖舊法為一人而毀後弊亦無窮
也至為不可請勿改舊法况大典內新法之立舊法之改議政
府議擬以聞禮曹考司憲府司諫院署經出依牒施行而今者
舊法一議而廢亦為不可非但此事今者法之廢立輕忽民不

知所守今後並依大典署經後施行掌隸院官負推考事憲府

隸院司評成世矣判決事申瀚等處大典內功臣田傳子孫條

注女子身死後移給繼姓子孫如婢亦同云而安慶孫功臣如

婢外曾孫安麟壽決臣等非徒汎然推之大典內功臣傳子

給緣由推考云云孫條女子身死後移給繼姓子孫又云賜田同且於其條下又

云奴婢同元財 主公山君安慶孫本文記功臣賜牌奴婢不得

已繼姓子孫傳係云今者掌隸院分給外孫而前例功臣奴婢

亦給外孫云臣等聞之功臣田則傳繼姓子孫而奴婢則外孫

傳得者亦多有之云臣等未知其由深恐此法中廢而不行也
請議定申明何如答曰新法之立舊法之廢署經出依牒施行

事後大典奉承傳可也李芑事昨日已收大臣之議今則改之
未安政府合生日並功臣田事更議于大臣○領議政尹設輔
議親享先農乃祈穀之盛意但祭先農例以為國家大慶中外
必進箋陳賀近來災變連仍而稱慶陳賀前後相續又於二三
月日月薄蝕此亦天變之大者以此未安於心方欲議啓適承
下問請停之耳若 世子代行則與親祭何異依 祖宗朝
舊例似當左議政洪彥弼議祈穀禮之禘者文華為多去本而
事文則禮無所寓非禮之義也况受勅事重日月交食接連在
近既已停之不須代祭右議政金克成議為民祈穀帝王盛禮
今因事故既停親享祈穀之誠有不可遏世子不須命攝特令
大臣代行恐或為當傳曰先農祭禮宜每年為之也今者予欲
親行而停之故更議之凡祈穀至大而以 宗廟案盛為尤重
焉依右議政議遣大臣攝行而耕田之議則勿為可也○以金
希說為開城府留守沈連源為慶尚道觀察使李希雍為黃海道
觀察使○丁未臺諫啓曰戶曹事務繁劇倍於他曹亞卿之

任事多裁斷叅判宋叔瑾素乏才望年又衰耗不合請遞憲府
啓曰正言李永成素無名望不合臺諫重任請遞答曰宋叔瑾
別無才望然前以薦舉已通顯職以矣且 祖宗朝亦以武班
人交差六曹勿違可也李永成事如啓（三公議啓曰續錄署
經條並考妻四祖而前者以賊吏女婚有補外任者因臺諫越
署經議及大臣大臣等皆曰續錄所謂並考妻四祖者恐有賤
孽及族係不明者為之伉儷故言之耳賊吏之罪不必延及其
婿遂令赴任臣等之意以為李芭已為六卿若以賊吏婿不許
政曹則恐妨用人之路故臣等前議如是也後續錄雖可去者
去之而賊吏女婚勿授顯職之條今尚在則法司所論宜矣此
條行用當否廣收廷議處之何如傳曰知道○三公啓曰功臣
田奴婢等事觀之奴婢則永給為已物隨意區處故大典及經
濟六典皆不舉論而功臣田則以收稅田給之故亦有無子孫
則還屬公之時然此事所係非輕請於後日詳悉考閱廣議處
之何如傳曰知道○戊申以黃海道觀察使乳瑞麟書狀下于

政院曰海州牧使朴祐清簡又善治民故百姓請仍其任云仍
任事不可開端前者或有加資之時然加資過重以鄉表裏下
送使邑民知朝廷獎勸之意○臺諫啓宋叔瑾事依啓○辛亥
以李龜齡為禮曹判書申瑛為吏曹參判南世雄為戶曹參判
金正國為禮曹參判瑛世雄正國皆持旨也鄭世虎為承政院同副承旨
李滉為司諫院正言金澍為弘文館修撰洪曇為正字○壬子
以全羅右道水使權世健書狀及慶尚右道水使梁允英啓本
下于政院曰馬島萬戶柳克儉玉浦萬戶金命堅等不能捕倭及
使軍卒兵器漂流沈失此皆軍令不嚴而然也不可無懲戒之
方並拿來推考○傳曰今觀黃海道觀察使孔瑞麟書狀道內
豐川府沈方浦荒唐唐船一隻遇風不能制舩江干來泊搜捕得
之則四人衣服或雜唐物似是唐人言語不能詳解云實非賊
舩必是唐人今者日氣漸溫雖無凍傷之弊衣食備給救護上
送事下書今去謝恩使行次入送可也此人若或因其伐木釣
魚而到此則餘舩宜可搜討搜討之時彼人等不無拒戰之理

漢學通事二人急令發送其一則搜討時開喻接話而勿令拒戰亦使我國軍卒慎勿輕射其一則護率唐人救療上來事言于禮曹○憲府啓尚瑞院判官申潤輔性本貪濫尤善事人前任海州判官時剝民膏血務悅人意舞術術能要譽過客人不敢加手於已陵蔑上官無所忌憚及其見適舟運官庫之物當此貪污成風之時不可不痛懲以勵其餘請罷職後勿復叙傳曰如啓以不齒仕版奉承傳可也○傳曰今觀慶尚道觀察使金正國狀啓前縣監鄭熙慶以侵害驛子奪取馬位田武斷鄉曲罪囚于晉州越獄逃亡云熙慶以罪見囚詐稱身病脫鎖遂至越獄逃走曾經守令士族之人乃至於此大開朝廷紀綱而於士風亦甚不美至為駭愕捕告節目磨鍊以啓事言于該司○癸丑御朝講執義洪暹曰今進講衍義云光武善制功臣保其祿位無誅譴者人主之待臣必預知其賢否而信任之及其濁亂朝政罪盈惡積然後不得已加誅戮則實非國家之福也亦非至誠待下之道以近日金安老之事見之亦可知也

上曰斯言至當人君御下不能知人聽其所為及其罪惡既著
不得以其罪罪之以此朝廷亦不安静也方其為宰相臺東
而持公論也豈自以為狹是也朝廷亦以為是至於終肆宵臆
遂以為奸然後乃從而治其罪近者士林傷敗亦以此也誠
防微於初杜漸於始則必無如此之弊也○傳曰華薛兩天使
慶各以硯二面六幅油席三張繭綿紙六十張白貼扇五十把
笠帽三十枚送之龔使慶大硯三面六幅油席三張繭綿紙一
百張白貼扇一百把笠帽五十枚送之可也華使慶别有蘇世
讓回俸硯面故以前定之數減一面矣又傳曰謝恩使見龔使
曰宗系改正事上有皇恩罔極下有大人之力至重故國王
以此區區之物謹表情悃云見華薛則亦傳稱謝之意而並傳
回俸之意可也○日暈兩珥○甲寅 御夕講○諫院啓曰弘文
館正字洪曇素無物望又無才名出身僅數朔遽置論思重地
物情未洽故本院已越署經請遞歛谷本是殘邑地徧人少近來
守令連歲疲於迎送人吏逃散官事蕩然不能支持限蘇復

間請勿挈家以除民吏之弊傳曰皆如啓○乙卯聽啓慶○丙辰憲府啓曰刑曹獄訟煩劇之地正郎李思臣本無學識聽訟之時亦多所失請帝傳曰如啓○丁巳 御朝講獻納閔世良

曰司馬光云苟有其罪不宜赦近者有慶事則輒行赦故人皆有希望之心夫赦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今者民間以為大赦復出有私嫌者故為鬪鬪以報其怨者頗多矣近日有人打傷儒生拔劍相觸而當其被捉也其父被囚而語其子使逃之曰吾當獨囚汝姑避之近必有赦可以免矣其希赦而為惡有如是也 上曰希望有赦而故犯重罪下民之縱恣甚矣設使有赦如此事不宜蒙赦也同知事成世昌曰臣前任春秋館考 祖宗實錄凡有議事雖六曹參議以下皆各陳所懷故或用某議云如武士不能文字者或有諺書其議至今為笑今則議政府六曹同議之際一人唱之則雖知其非莫敢枝梧同然一辭如今昇平雖或如此庶無所害如權奸用事國事日隳率皆雷同噤嘿不言則深恐不測之禍將不能救也 上曰今

則議得相為一辭至於雷同無彼此是非之辨與 祖宗朝收
議之意不同 果為未便左議政洪彥弼曰議得非欲苟同而然
也不能習熟於文筆則論事陳懷亦難矣豈欲苟為雷同哉若
奸人在位衆皆和附此頃者之弊也大抵所議不一必言不中
而不以言罪之則言路廣開而蕩蕩之言或補於聖治○戊午
日暈兩珥○己未 御朝講○傳曰倭人賫銀相貿易雖有禁
斷之法倭人豈畏我國之法而不持來乎若令還賫而去則必
生怨憤輕折其價而以布貨公然並買則持禁物潛相通買者
亦無矣然此係關沿革之事不可輕易為之其議于大臣○三
公議啓曰倭 銀潛買法禁甚嚴犯之者至抵於死謀利之徒
尚不畏法日漸恣肆今若許令交市則雖輕折其價彼猶利其
貨布賫來如舊銀益流布民間赴京每行數多持入買賣燕市
中朝豈知銀兩從來之地乎容或有慮外之虞恐難開市傳曰
知道○庚申 御夕講○辛酉全羅道觀察使尹旼狀啓曰扶
安縣本月二十一日申時如虹氣圍二匝又白氣如布貫日

東南至申末乃消云傳曰觀此書狀甚為驚駭日變如此初三日迎勅後即受賀初九日親告宗廟後又有例賀累度受賀舉動未安依前定日期初九日迎勅十五日遣世子告廟何如議于大臣○族親衛韓碩乃明澮之孽子也疏陳兵政解弛及文昭殿貽弊無窮之事傳曰韓碩陳弊則可也至論文昭殿神位處置事甚可駭其疏首言三王后族親每條陳其父明澮之功幸及罪罰則謀為蒙恕之地奸譎甚矣似非獨見之論也必有欲亂朝廷者誘之故及此耳但在求言之後所當置而不論然其問于大臣○日暈○壬戌三公議啓曰日變疊見於全羅道至為驚駭初三日迎勅受賀安能行之固為未穩退行四五日有何大妨韓碩上疏欲以文昭殿位版移安於丁字閣言且況濫但庶孽老敗之人既無識見妄陳所懷置諸度外上教宜當○臺諫啓曰日變殊常上下所當恐懼修省以此迎勅亦命退行憂謹至矣淹留帝命於義未安不可輕易進退請勿退行答曰以帝命為重而啓之至當當更議于大臣○上

御恩政殿引見大臣等訪以迎勅進退領議政尹殷輔曰奉勅使臣在路徐徐而來非為大妨雖天使奉詔書而來我國之事若有未及吉日若遠則遠接使因便語之使之留行例也始遇災變而即受賀固所未安或云只迎勅而雖不受賀頒教亦可也然受勅則不得已稱賀頒教而後下人皆知喜帝命之意也且今之稱賀非他慶事比也乃一國莫大之慶若不受賀則何以見喜皇恩之意乎臺諫之意只以勅書淹留於中路為未安耳左贊成蘇世讓曰今遇大災自上恐懼修省九日退行迎勅事已諭權撥若又進行於三日則非徒彌令顛倒又恐權撥未及入來也上曰今若進定日期則豈徒彌令煩數權撥果亦未及來也○癸亥御朝講上曰賞罰國之大柄賞罰不明國非其國必嚴明然後紀綱自立矣領事尹殷輔曰賞罰明然後人有勸懲為善者勸為惡者懲紀綱自立矣大司諫柳仁淑曰近來朝廷更變禍亂屢作紀綱不立廉耻都喪風俗偷薄奢侈成習士習不正是豈可以但用法律以變之必自上為

之得其道而已凡國家之事君相一心然後事體不虧而治道
得矣臺諫則補闕拾遺而已近者國事專委臺諫進退是非必
責于臺諫而大臣不肯任其事是必懼其權勢之在己也今則
自 上信任宰輔雖有小事必咨大臣誠義事也其於立紀綱
正士習厚風俗尚廉恥亦必與大臣一心則何難之有 上曰
此言正合於治國體統一國之事君相當任其責臺諫只耳目
之官耳近來宰相不肯專任其事而專委於臺諫臺諫果賢人
也則猶可也苟非其人則或引新進之士及於罪過而不得不
以非罪之士林之禍作而國脉亦傷矣此豈 祖宗朝所有之
事近數十年間乃如此此必宰相委國事於臺諫而然也侍讀
官具壽聃曰國家用人進退賢邪皆宰相事也新進之士誠能
裁抑用之各稱其職則皆一時之良士也當其初任其所為不
能裁抑之比其過失既大然後又從而治罪國脉之傷亦已甚
矣 上曰斯言不亦可乎新進之士或誤其事以及禍亂豈其
本心哉但有好奇之心而不度時宜故乃如此也人不能自少

成熟在上者裁抑之得宜如何耳不能裁之於初終必致罪徒之如夷狄其可乎

二月甲子朔下忠清道觀察使許磁書狀曰天安居幼學命彥

近處癘疫大穢將停祀事彥謙呼哭不已忽有兩虎來吼喘家

病氣遂止虎常守護廬側與之食則食不傷人物若家畜然又

於巖冬井泉渴酒彥謙親取遠井忽然水湧厨間三年

後乃絕父早逝未及行喪追服三年一鄉人咸服其純孝孝是

百行之源彥謙誠孝格天感物如此又行追服之喪孝行卓異

至為可嘉所當褒賞除授當職旌門復戶鄉表裏一襲米五石

各別賜給以勵薄俗○乙丑日暈○丙寅御夕講○日暈○

丁卯臺院啓曰護送官接待異國之人其任非輕近以南行差

送多有失體之事請以文官擇差答曰如啓○庚午御夕講

○日暈○辛未御朝講○日暈兩珥冠○壬申上幸慕華

館迎勅○傳曰奏請使權撥加資田地並四十結外居奴婢並

五口書狀官尹世忱加資田地并十五結通事李應星加資田

地並十結論賞可也○憲府啓曰數赦小人之幸前年既有大

赦今者流及永屬定屬之罪亦在當赦之中甚為未便謹折中

施行毋及於濫且人主賞罰貴得其中施之或濫則人無勸懲
今此宗系改正事專由聖上事大以誠而命依賞南袞之例
南袞則呈文禮部往復奏請非權撥只齊表文之比施賞稠疊
至於加資南袞所無之事以及譯官之賤非所以賞有功也物
情駭恠極為未便請改成命谷曰數赦小人之幸也然已議于
政府而為之且前者不及此事而猶大赦以此尤重乎故水屬
定屬亦並赦之勿改可也 成宗朝 德宗請謚事至大故

考其實格則如此南袞奏請特賞格亦如此矣南袞雖呈文禮部
而未奉聖旨只曰送付史官採擇施行而已今則比前分明而
慶事為大故依 成宗朝賞格為之也今日大重則可依南袞

為之但以為重於前故賞加而不改品矣李應星奏請之時傳
語之功亦多其賞加不可改也○諫院啓曰爵賞人主之大柄必
加於有功之人然後有所勸懲今者宗 系辨誣雖是國家之

大慶此皆自 上事大盡誠不致非因使書狀宣力之功臧獲
鞍馬足酬將命之勞又為特加無功而濫施重賞後為有國立

勲者將何以加之請並收成命答曰賞格酌先例而輕重之又
因府啓已定議今不可改李應星辨正宗系時有功前日亦已
為堂上而還改之今則不可改也○頒赦釋雜犯死罪以下加
百官資赦文曰萋斐或至於成錦先寃以抱而未伸日月必照
於容光睿鑑昭辨而快雪鳳綸斯下於九闕鴻渥盍推於一邦
仰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世系甚明忠勤懋著自羅代而肇璿
派姦族何干奉妃教而定羣情義名則正承高皇封錫之命救
東方塗炭之民迹靡嫌於絲毫事孔彰於耳目何圖讒說之交
構而致天聽之生疑未免襲謬而傳訛以至垂訓而載典肆累
朝再遣使价辨奏既勤逮寡躬屢瀆宸聽誠籲愈切雖蒙允俞
之旨未解鬱幽之情聖札垂音特許辨錄之詳悉溫言示獎更
加褒諭之丁寧眷命益隆於先朝重累盡釋於今日茲乃 宗
社之大慶宜與臣庶而同歡○夜飛星出太微東垣入郎將星
狀如鉞色白流星出北斗星入五諸侯星狀如瓶尾長六七尺
許色赤癸酉日暈兩珥雨雹○甲戌謝恩使金麟孫林百齡

奉表如京○弘文館應教權續等上劄曰國有大慶禮宜告廟
適遇月變有難親行乃 命攝事親之代之均為告慶而月方告
凶百司遑遑素服以救移刻之間旋舉吉儀恐非得禮朔望常
享不可進退洎吉告慶豈無他日苟拘禁忌但得平日即親昭
告情禮俱稱伏願 殿下垂省焉答曰當更議于大臣後發落
領議政尹殷輔等與禮官議啓曰弘文館劄意為當臣等亦非
不料但無一日無忌而待來朔則太緩矣此事至大慶關 祖
宗不可不速告也十五日雖月食既以望祭方救食時行之未
安必待復圓之後則兼行告廟之祭實無所妨故前者已盡議
啓傳曰以大臣之議言于弘文館○夜流星出于文昌星入于
天船星狀如瓶尾長一丈許色白○乙亥御夕講○戊寅
命世子祭告于 宗廟乃宗系辨誣事也○執義洪暹啓曰臣
之父彥弼今在大臣之列臣為臺官至為未安凡大臣議得有
是有非臺諫不能無議於其間若本府長官不仕之日則臣為
首官有所是非論辨為難且臣父以領經筵入參經帷臣以臺

官亦入待遇事論難之際欲是父言則嫌於苟同欲及其言則嫌於不是其父欲引嫌不言則失言官之體甚有妨於朝廷事體請適臣職答曰父為相而子為臺官有何嫌乎雖在經筵之上宰相與臺諫所陳皆是公論父曰可而子曰不可只在相可否而已非如論駁之事也子意以為相為可否甚不好也勿辭

○兩電○辛巳以姜顯為咸鏡道觀察使孔瑞麟為弘文館副提學具壽暉為直提學李滄為典翰李弘幹為副校理李震為修撰○壬午 御夕講○憲府啓曰昨日政忠州牧使許碾為鍾城府使其初許碾為忠州牧使之時物論皆以為有武才之人為內地守令不以當適云而赴任纔過數朔果然見適令又以角涑津代之涑津有武才亦不可以任內地往來之際民弊不貲銓曹不為官擇人而專為人擇官甚為未便請適魚涑津以他可當人差之監察朴承璨前為比安縣監時貪饕無狀一縣蕩盡罷去之時至以附邑官穀多買布物輸歸其家騰播人口今為本職至為驚愕請速罷黜不叙以懲貪吏近聞江原道

江陵居儒生朝官等往來京師濫騎驛馬上物亦以馱輸橫溪珍
富大和芳林各驛因此凋殘將不能支故本府各別行移使之
摘發而觀察使鄭順朋慢不舉行請推特下傳旨摘發治罪痛
革其弊若曰魚泳津村承琛事如啓江陵朝官儒生等濫乘驛
馬至為駭懼凋殘驛路朝廷方究蘇復之策此雖不如平安黃
海道一路保護完恤之方何間於彼此濫騎之罪亦已重大况
輸私馱者乎至為猥濫法司移文觀察使尚不舉行今若令刑
曹傳旨行移推考則視法司尤為遲緩其能趨時摘發四驛
中書者及長各二名拿致詔獄推問則借與騎持者必自露也
然後可以治濫騎之罪而革積久之弊也觀察使則自府推之
可也○甲申日暈○丙戌聽朝啓○日暈○丁亥下晝簇三軸
日子意以為 祖宗朝必有天使所送之簇子令搜得內帑則一軸
龍圖乃 成宗朝豐川尉任光載所得而入內也此乃宣德皇
帝御筆而賜太監王瑾者也意或瑾之舍人轉賣而到我國也
下則晝而上有空處可作詩書之又一雙敗馬乃成化皇帝

圖

圖

圖

御筆也意或其時天使賈來而進上也此亦非凡人之畫甚為

貴重後日大臣會來之時示之使大提學製詩書于空處以遊

○戊子傳曰昨下籀子有空處可書故令製詩書進矣更思之

則非下人所書也乃皇帝御筆使臣子作詩書之未安勿書可

也○已丑憲府啓曰許寬前被物論赴京而還賈賈屏借于尹任尹生入東宮以此受

親納之名被朝廷重駁至帝守令為永興府使駁之不以而今為判決事以此公

論不重而人多僥倖之心請遞差金光轍以濫騎驛馬曾已被

推司憲府風聞江陵人往來京師時濫騎驛馬移文于江原道監司摘發金光轍朴光成移罪于憲府羅州地大

人衆不可以曠請擇差催促赴任答曰許寬豈以一時所失終

不用乎况判決事非如六曹堂上故不久金光轍則帝之可也

○庚寅憲府啓許寬事又啓曰倭人往來時卜馱自有定數押

領差使貪利於受賂常數之外任意加出一路凋殘職此之由不

可不痛懲以蘇南民請於觀察使慶尚道處冬別下書使之摘發

啓聞何如答曰下諭可也許寬事不久○辛卯憲府啓許寬事

倭兒○日暈○壬辰下全羅道觀察使改本曰淳昌居馬有